



毛詩傳箋通釋

□ 12
3187
1



D12
3187
1-12

道光乙未中夏

氏譜傳箋詁釋



口 12
3187
1

昭和九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購求

毛詩傳箋通釋自序

昔周官六詩並教。比興賦義久不分。迨漢世四家疊興。齊魯韓說多早逸。毛學顯自河間。實詞微而旨遠。鄭箋傳由棘下。亦派異而源同。余幼稟義方。性耽著述。愧羣經僅能涉獵。喜葩詞別有會通。五際潛研。幾忘流麥。一疑偶析。如獲珠船。然第藏諸篋笥。未敢懸之國門。迨年逾弱冠。遊宦春明。獲問奇於子雲。快咨事於伯始。轍有出門之合。戈無入室之操。志存譯聖。冀兼綜乎諸家。論戒鑿空。希折衷於至當。然始則兼攻帖括。未獲專精。繼復沉迷簿書。無暇博覽。四十以後。乞身歸養。既絕意於仕途。乃殫心於經術。爰取少壯所采獲。及於孔疏陸義。

有未能洞澈於胸者，重加研究，以三家辨其異同，以全經明其義例，以古音古義證其譌互，以雙聲疊韻別其通借，意有省會，復加點竄，歷時十有六年，成書三十二卷，將徧質之通人，遂妄付諸剞劂，初名毛詩翼注，嗣改傳箋通釋，述鄭兼以述毛，規孔有同規，杜勿敢黨同伐異，勿敢務博矜奇，實事求是，祇期三復乎斯言，窮愁著書，用誌一經之世守，道光十有五年四月既望，桐城馬瑞辰識。

毛詩傳箋通釋目次

- 卷一 雜考各說
- 卷二 國風周南
- 卷三 召南
- 卷四 邶
- 卷五 鄘
- 卷六 衛
- 卷七 王
- 卷八 鄭
- 卷九 齊
- 卷十 魏

卷十一 唐

卷十二 秦

卷十三 陳

卷十四 鄆

卷十五 曹

卷十六 幽

卷十七 小雅鹿鳴之什

卷十八 嘉魚之什

卷十九 鴻雁之什

卷二十 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一 谷風之什

卷二十二 甫田之什

卷二十三 魚藻之什

卷二十四 大雅文王之什

卷二十五 生民之什

卷二十六 自蕩至雲漢

卷二十七 自崧高至召繹

卷二十八 周頌清廟之什

卷二十九 臣工之什

卷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卷三十一 魯頌駟之什

卷三十二 商頌那之什

右所列目次首列雜考各說餘皆依毛詩次序惟蕩之什卷帙較繁遂分爲二此亦猶邶鄘衛詩三家舊皆合爲一卷獨毛詩析而爲三者徒以篇卷較多非別有義意也

毛詩傳箋通釋例言

一詩自齊魯韓三家既亡說詩者以毛鄭爲最古據鄭志答張逸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畧則更表明是鄭君大指本以述毛其箋詩改讀非盡易傳而正義或誤以爲毛鄭異義又鄭君先从張恭祖受韓詩凡箋訓異毛者多本韓說其答張逸亦云如有不同卽下己意而正義又或誤合傳箋爲一瑞辰粗學二學有確見其分合異致爲義疏所未剖析者各分疏之故以傳箋通釋爲名

一毛詩用古文其經字多段俗類皆本於雙聲疊韻而正義或有未達有可證之經傳者均各考其原

流不敢妄憑臆見。

一三家詩與毛詩各有家法實為異流同原凡三家遺說有可與傳箋互相證明者均各廣為引證剖判是非以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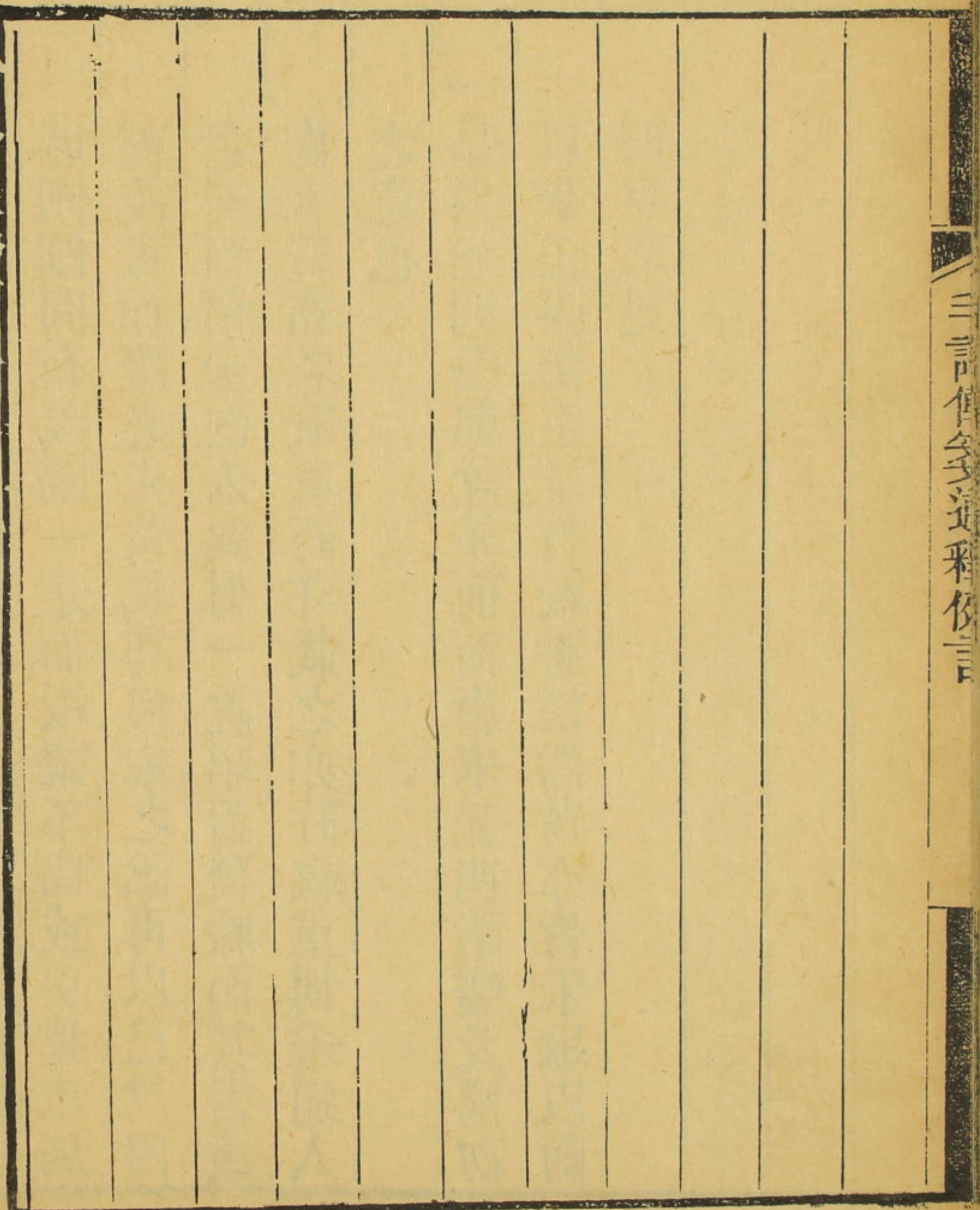
一毛詩經字流傳不無焉魯有可即傳箋注釋以辨經文譌誤者鄙見所及均各分條疏釋。

一考證之學首在以經證經實事求是顧取證既同其說遂有出門之合。瑞辰昔治是經與郝蘭皋戶部胡墨莊觀察有針芥之投說多不謀而合非彼此或有襲取也。

一說經最戒雷同凡涉獵諸家有先我得者半皆隨

時刪削間有義歸一是而取證不同或引據未周而說可加證必先著其為何家之說再以己說附之又有積疑既久偶得一說昭若發矇而其書或尚未廣布遂兼取而詳載之亦許叔重博采通人之意也。

一是書先列毛鄭說於前而唐宋元明諸儒及國初以來各經師之說有較勝漢儒者亦皆采取以闢門戶之見。



毛詩傳箋通釋卷一

桐城馬瑞辰學

詩入樂說

詩三百篇未有不可入樂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歌聲律皆承詩遞言之。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此言詩所由作，卽虞書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詩播爲樂，卽虞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若非詩皆入樂，何以被之聲歌？且協諸音律乎？周官大師教六詩，而云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是六詩皆可調以六律已。墨子公子孟篇

三言傳文雅卷一
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鄭風青衿詩毛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其說正本墨子。是三百篇皆可誦歌弦舞已。若非詩皆入樂，則何以六詩皆以六律爲音？又何以同是三百篇而可誦者即可弦可歌可舞乎？左傳吳季札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並及於十二國，若非入樂，則十四國之詩不得統之以周樂也。史記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若非入樂，則詩三百五篇不得皆求合於韶武雅頌也。六藝論云：詩弦歌諷諭之聲也。鄭志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所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據此，則鄭君亦謂詩

皆可入樂矣。程大昌謂南雅頌爲樂詩，自邶至豳皆不入樂，爲徒詩，其說非也。或疑詩皆入樂，則詩卽爲樂，何以孔子有刪詩訂樂之殊？不知詩者載其貞淫正變之詞，樂者訂其清濁高下之節。古詩入樂，類皆有散聲疊字，以協於音律。卽後世漢魏詩入樂，其字數亦與本詩不同。則古詩之入樂，未必卽今人誦讀之文，一無增損。蓋可知也。古樂失傳，故詩有可歌有不可歌。大戴禮投壺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所謂可歌者，謂其聲律猶存，不可歌者，僅存其詞，而聲律已不傳也。若但以其詞言之，則三

百五篇俱在豈獨鹿鳴鵲巢諸篇爲可歌哉
魯詩無傳辨

漢書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顏師古以無傳爲不爲解說之傳其說誤也漢書楚元王傳言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太平御覽二百三十二卷引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爲魯詩何休公羊傳註班固白虎通義文選李善註皆引魯詩傳是魯詩有傳之證考史記儒林傳曰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當讀無傳疑爲句下云疑者則闕弗傳乃釋上無傳疑三字也傳讀如傳授之傳非傳註

之傳漢書說本史記而誤脫一疑字顏師古遂讀無傳爲句而以無解說之傳釋之誤矣陸德明經典序錄言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弗傳無傳下亦少一疑字蓋承漢書儒林傳之誤史記索隱亦謂申公不作詩傳則誤以史記無傳疑疑字爲衍文耳

毛詩詁訓傳名義考

漢藝文志載詩凡六家有以故名者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是也有以傳名者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傳外傳是也惟毛詩兼名詁訓傳正義謂其依爾雅訓詁爲詩立傳又引一說謂其依故昔典訓而爲傳其說非

也。漢儒說經莫不先通詁訓。漢書揚雄傳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故通而已。儒林傳言丁寬作易說二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而後漢書桓譚傳亦言譚徧通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則知詁訓與章句有辨。章句者離章辨句委曲支派而語多傳會繁而不殺。蔡邕所謂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劉勰所謂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也。詁訓則博習古文通其轉注假借不煩章解句釋而與義自闢。班固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史漢儒林傳漢藝文志皆言魯申公爲詩訓故而漢書楚元王傳及魯國先賢

傳皆言申公始爲詩傳。則知漢志所載魯故魯說者卽魯傳也。何休公羊傳註亦言傳謂詁訓似故訓與傳初無甚異。而漢志旣載齊后氏故孫氏故韓故又載齊后氏傳孫氏傳韓內外傳則訓故與傳又自不同。蓋散言則故訓傳俱可通稱。對言則故訓與傳異。連言故訓與分言故訓者又異。故訓卽古訓。蒸民詩古訓是式。毛傳古故也。鄭箋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又作詁訓說文詁訓故言也。至於傳則釋名訓爲傳示之傳正義以爲傳通其義。蓋詁訓第就經文所言者而詮釋之。傳則並經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詁訓與傳之別也。古有倉頡訓故。又有三倉訓詁。此連言故訓也。爾雅廣雅俱以釋詁

釋訓名篇張揖雜字曰詁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
有意義也詩正義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語通之使人知
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又引爾雅序曰釋詁
通古今之字與古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趙宦光曰
通古今今
日釋詁以今合古曰釋言釋其所釋曰釋訓此分言詁訓也蓋詁訓本為故
言由今通古皆曰詁訓亦曰訓詁而單詞則為詁重語
則為訓詁第就其字之義旨而證明之訓則兼其言之
比興而訓導之此詁與訓之辨也毛公傳詩多古文其
釋詩實兼詁訓傳三體故名其書為詁訓傳嘗即關雎
一詩言之如窈窕幽閒也淑善述匹也之類詁之體也
關關和聲也之類訓之體也若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則
傳之體也而餘可類推矣訓故不可以該傳而傳可以
統訓故故標其總目為詁訓傳而分篇則但言傳而已
詩譜次序考

毛詩次序當以詩譜為正今世所傳詩譜與注疏本先
後次序異者二一以檜鄭為一譜一以王風居幽後今
案檜滅於鄭而居鄭前以合為一譜與邶鄘之先衛無
異此可據鄭譜以正注疏本之誤者也至以王居幽後
孔疏謂其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故耳但考鄭志答張逸
云以周公專為一國主上冠先王之業亦為優矣所以
在風下次於雅前是鄭君亦以幽居風末未嘗以王退

雅前此可據鄭志以證詩譜之紊者也
詩譜逸文考

後漢書鄭康成傳敘所著有毛詩譜釋文序錄載鄭元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求隱蓋康成作詩譜徐整遵暢厥旨太叔求又表其微意而謂之隱猶漢志春秋家有左氏微鐸氏微也而隋經籍志載毛詩譜三卷云吳太常卿徐整撰又載毛詩譜二卷云太叔求及劉炫注撰蓋撰述之義非謂詩譜爲徐整作也注卽隱之類耳孔疏以二劉爲本今詩譜正義當卽採劉炫之注而引伸之鄭譜原本至宋已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於絳州取孔氏正義所載詩譜補之然考諸書所引尙有在今本

詩譜外者如釋文序錄克傳魯人孟仲子注引詩譜云子思之弟子長卿授解延年注引詩譜云齊人關雎釋文引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足毛更足成之皆正義本所無而國風正義引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維天之命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又引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今正義本詩譜亦無之竊意鄭君詩譜別有諸家傳授次序一篇而正義失載因逸之耳後漢書魏國志右扶風梅邑有幽鄉注引詩譜又有劉邑潁川穉有嵩山注引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

三言作全之通釋卷一
皆在正義本詩譜之外。至大序正義引詩譜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周南召南譜正義引譜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又引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皆當爲周南。召南譜之逸文，又擊鼓正義引譜曰：刺怨相尋，由儀正義引鄭譜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譜云：以秣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天作正義引譜云：叅訂時驗，是今本詩譜所無。而正義引之者甚夥，似孔氏亦嘗見詩譜全文，而今本實有關逸也。徐整詩譜暢，今亦不傳。釋文序錄引徐整

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學宮。又引漢書儒林傳：授同國貫長卿，注云：徐整作長公，蓋皆徐整詩譜暢逸文之僅存者，是亦斷壁殘圭之可寶貴已。若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曲沃，注云：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見毛詩譜注。所謂注者，未知其爲太叔求之隱，抑爲劉炫之注。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謂絳州所得詩譜殘本，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則固已無可考矣。

十五國風次序論

孔疏云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以先後爲次則齊衰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爲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以采得爲次則雞鳴之什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采後作乎是不由采得先後也歐陽永叔詩譜補亡後序曰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邶齊衛檜陳

唐秦鄭魏魯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邠秦魏唐陳檜魯此孔子未刪詩以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邠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今按歐陽公所言周太師樂歌之次第蓋據左傳季札觀樂而言而鄭譜次第誤以王列邠後竊謂國風次序當以所訂鄭譜爲正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邠也其先後次第非無意義但不得以一例求之蓋於二南邶鄘衛王可以見殷周之盛衰焉二南周王業所起也邶鄘衛紂舊都也王東遷以後地也首二南見周之所以盛次邶鄘衛見殷之所以亡次王見周之所以始盛而終

衰也。於檜鄭齊魏唐秦，可以覘春秋之國勢焉。春秋之初，鄭最稱強。檜則滅於鄭者也。故檜鄭爲先，鄭衰而齊桓創霸，故齊次之。齊衰而晉文繼霸，魏則滅於晉者也。故魏唐次之。晉霸之後，秦穆繼霸，故秦又次之。若夫陳曹幽，則又詩之廢興所關焉。陳滅於淫，曹滅於奢，而幽則起於勤儉者也。以陳曹居變風之末，見詩之所以息。以幽風居周雅之先，見詩之所以興。至幽之後，於陳曹則又有反本復古之思焉。大抵十五國之風，其先後皆以國論，不得以一詩之先後爲定也。邶鄘滅於衛，檜滅於鄭，魏滅於唐，皆附乎衛鄭唐以見。又以見一國之廢興焉。不得以國之小大爲定也。而采得之先後，載籍無

徵，其不足以定次序，更無論矣。

風雅正變說

風雅正變之說，出於大序，卽以序說推之，而自明。序云：風風也，教也。又云：上以風化下，蓋君子之德風，故風專以化下爲正。至云：下以風刺上，風沈重音，福鳳反，讀如諷。云：自下刺上，感動之，名變風也。蓋變化下之名爲刺上之什，變乎風之正體，是謂變風。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廢興也。此兼雅之正變言之。蓋雅以述其政之美者爲正，以刺其政之惡者爲變也。文武之世，不得有變風。變雅，夷厲宣幽之世，有變風。未嘗無正風，有變雅。未嘗無正雅也。蓋其時天子雖無道，而一國之君有能

以風化下如淇奧緇衣之類不得謂非正風也宣王中興雖不得爲聖主而有一政之善足述如車攻吉日之類不得謂非正雅也風雅之正變惟以政教之得失爲分政教誠失雖作於盛時非正也政教誠得雖作於衰時非變也論詩者但卽詩之美刺觀之而不必計其時焉可也

周南召南考

詩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考帝王世紀岐山南有周原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此周召采邑之分地也周召分陝以今陝州之陝原爲斷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周公主陝東召公

主陝西乃詩不繫以陝東陝西而各繫以南者南蓋商世諸侯之國名也水經江水注引韓詩序曰二南其地

在南隄南陽之間

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隄吾鄉胡徵士度曰案漢南隄

今湖北荊州府荊門州及襄陽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北境至汝也曰漢廣江永者其西至漢南至江也召南之詩曰江沱者其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隄也大約周南有南隄之東而東至南陽召南有南隄之西而西至巴蜀是韓詩以二南爲古國名矣史記夏本紀夏之後有男氏世本作南氏潛夫論亦作南男南古同音假借通用左傳鄭伯男也外傳作伯南南氏卽男氏耳逸周書史記解昔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路史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說本周書是爲古二南分國之由周召二公分陝蓋

分理古二南國之地。故周召各繫以南。竊疑樂記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今本樂記無陝字。此從詩正義引及文正相連。所謂南國當卽二南之國。謂疆理史記樂書。南國使二公分治之。其屬周公者爲周南。屬召公者爲召南。故下卽繼以左周右召。周召皆爲采邑。不得名爲國風。故編詩必繫以南國之舊名也。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註。南音南方南國之音。蓋以南爲古國名。故於南方下更繫以南國也。云南音者。蓋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皆繫以國名也。云周召取風者。蓋二公分治南國之地。因取南國之音以

爲風。猶衛之兼有邶鄘。因取邶鄘之音以爲風也。又按小雅以東有西有南有北有對言。惟周南獨言南有樛木。南有喬木者。皆指南國而言。與論語言周有八士相同。又論語南人有言曰。孔注。南人南國之人。不言南方而言南國。揚子方言。衆信曰。諒周南。召南。衛之語也。以二南與衛並稱。皆南爲南國之證。毛傳泛指南土南方。竝失之。四書釋地序引商邱宋瑩以南爲國名。與予說畧同。

二南后妃夫人說

周南序言后妃。召南序言夫人。孔疏謂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其說非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稱后妃。召南

諸侯之風。故稱夫人。皆泛論后妃夫人之德。故周南關雎序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葛覃序云。則可以歸安父母。卷耳序云。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召南鵲巢序云。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采芣序云。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皆泛言其德。必如此而後可。未嘗言及大妣也。卽鄭君詩譜。歷舉大姜大任大妣之德。言周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故二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亦第言周家世有婦德。未嘗專美大妣也。詩譜又云。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正是泛指后妃夫人言之。后妃夫人皆泛言。故召南序。又由夫人而言及大夫妻。亦謂

大夫妻之以禮自防。能循法度者。皆當如詩草蟲采蘋之所歌耳。若以后妃夫人爲指大妣。則所謂大夫妻者。又將何指乎。周南漢廣汝墳序。始言文王之化。召南甘棠行露以下序。始言召伯之教。文王之政。至序言后妃夫人。則並未言及文王。何得謂其專美大妣乎。讀詩者。惟以爲后妃夫人之詩。不必實指后妃夫人爲何人可也。

幽雅幽頌說

周官籥章。掌土鼓。幽籥。又言中春吹幽詩。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幽雅。國祭蜡。則吹幽頌。幽雅幽頌之名。始見於此。後鄭註以幽雅幽頌。皆指七

月詩於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註云七月又有于耜
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
女之正於國祭蜡則吹豳頌註云七月又有獲稻作酒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
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至七月詩箋於女心傷
悲殆及公子同歸箋云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於十月獲稻三句箋云既以鬱奠及棗助男功又獲稻
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於躋彼公堂三句
箋云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與籥章註小異
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者而鄭君獨謂七月
一詩兼備三體先儒嘗駁之矣謹案籥章以掌籥爲專

司故首言豳籥先鄭謂豳籥豳國之地竹其說非也禮
記明堂位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籥後世始用竹
伊耆氏止以葦爲之豳籥卽葦籥也郊特牲正義謂伊
耆卽神農籥章祈年於田祖鄭注田祖始教耕者神農
也又言祭蜡據史記小司馬續三皇紀神農始作蜡與
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合是伊耆卽神農之證祈年所
以祭神農祭蜡亦行神農之禮故仍其舊樂祭以土鼓
葦籥籥章旣言土鼓則知豳籥卽葦籥不曰葦而曰豳
蓋豳人習之因曰豳籥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
謂之齊也籥章專主吹籥則統下豳詩豳雅豳頌三者
皆吹以豳籥也古者風雅頌皆可吹以籥籥章以豳籥

吹豳詩及雅頌故首以豳籥冠之耳觀言逆寒暑吹豳詩足證惟迎寒暑方以豳籥吹豳詩外此則不吹豳詩豳詩指七月之詩籥章特言豳詩以別之將以明乎豳雅豳頌之不爲七月詩也祈年吹豳雅祭蜡吹豳頌蓋祈年用雅以豳籥吹之因曰豳雅祭蜡用頌以豳籥吹之因曰豳頌總之觀籥章言祭田祖言祭蜡言土鼓則知豳籥卽葦籥矣觀籥章首言豳籥而後言吹豳詩吹豳雅吹豳頌則知三者皆吹以豳籥而雅頌所以稱豳在是矣觀迎寒暑吹豳詩則知豳雅豳頌之不用豳詩正不必強分七月一詩以備三體矣

豳非變風說

豳風周公述祖德之詩也太史因述周人頌公之詩以附其後意主於美周公不得以爲變風也以詩序證之序云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豳豳作於王道衰政教失之時乎以鄭譜言之譜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謂之變風變雅豳豳作於懿夷及陳靈之世乎據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主上冠先公之業亦云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是鄭君以豳居風雅之間未嘗遂目爲風豳豳得謂之變風乎以此推之則鄭君詩譜豳爲變風之說亦未定之論耳或以豳詩作於周公遭亂之時故爲變風然常

棣之詩亦爲閔管蔡作胡不以爲變雅也

王降爲風辨

周官大師教六詩一曰風是風乃詩之一體詩序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亦謂其體有不同耳非謂風爲諸侯之詩雅爲天子之詩也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則諸侯未嘗無雅十五國之風前有二南後有王則天子未嘗無風王風蓋采風畿內其詩合乎風之體故列於風雅兼天下則不以代名風主一國則必以國名十五國之風皆國名也周平王遷於王城故名其風爲王稱其地非稱其爵陸德明謂猶春秋稱王人非也春秋傳季札觀樂

已爲歌王與邶鄘衛爲一例皆以其國名其風詩譜謂貶而爲風亦非也

王風爲魯詩辨

晁景迂謂齊魯韓三家皆以王風爲魯詩不知所本嘗卽黍離一詩考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曹植令禽惡鳥論云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說本韓詩是韓詩以黍離爲周詩矣太平御覽又引齊詩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弟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劉向治韓詩兼治魯詩其新序所載與齊詩畧同蓋魯詩說也是齊魯詩皆以黍離爲衛詩矣一以黍離爲周詩一以黍離爲

衛詩則三家未嘗以王風爲魯詩蓋可知也

邶鄘衛三國考

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引之衛蔡叔引之此以管蔡合武庚爲三監也鄭氏詩譜言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引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皇甫謐帝王世紀又曰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謂三監說與詩譜分國稍異而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則同此以管蔡霍爲三監而不及武庚也謹案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

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王尚書據孔晁注建霍叔于殷曰霍叔相祿父也則孔本但有霍叔無蔡叔俗本蔡叔二字乃後人妄增也王尚書又言監殷之人其說有二或以爲管叔蔡叔而無霍叔或以爲管叔霍叔而無蔡叔說詳經義述聞其論甚確則鄭康成皇甫謐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其說疏矣又詩正義據尚書大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以證祿父之外更有三人爲監王尚書云上文云使管叔蔡叔監祿父則監者僅止二人三監當爲二監之訛今按專指監殷而言則監者僅止二人兼言監殷臣民則武庚亦在三

監之列。若如鄭譜及皇甫謐說三叔分監其地，則武庚轉無分地矣。漢書地志：武庚封邶，管叔尹鄘，蔡叔尹衛，皆於經傳無徵。據史記周本紀：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又曰：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是二叔相殷與封國判然兩事。管蔡世家：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蓋謂二叔俱未就國，爲相於殷，猶周公封魯而身相周也。則管蔡固未嘗分據殷地矣。逸周書作雒解云：俾康叔宇於殷。史記衛世家云：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是知康叔封衛卽武庚舊封，則知武庚兼有衛地，不僅

封邶矣。蓋周封武庚於殷，實兼有邶鄘衛之地。二監別有封國，而身作相於殷，並未嘗分據邶鄘衛之地也。地理志及鄭康成詩譜：皇甫謐帝王世紀謂三分其地，置三監者，皆臆說耳。竊考逸周書世俘解云：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是紂時已有衛稱。說文：邶，故商邑，河內朝歌以北是也。則邶衛皆商之舊國，不因置三監始分其地，不得附會三國爲三監也。詩邶鄘衛所詠，皆衛事，不及邶鄘。漕邑鄘地也。而邶詩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也。而邶詩曰：沚彼泉水，又左傳衛北宮文子引邶詩威儀棣棣二句，而稱爲衛詩。吳季子觀樂爲之歌邶鄘衛。季子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古

蓋合邶鄘衛爲一篇。至毛公以此詩之簡獨多，始分邶鄘衛爲三。故漢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惟毛詩故訓傳分邶鄘衛爲三卷，始爲三十卷耳。

詩人義同字變例

阮宮保學經室文集進退維谷解曰：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進退維穀，穀善也。以其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前人無言之者，言之自宮保始。今由宮保之說考之，三百篇中引伸觸類如此例者甚夥。有上用本字而下改用假借字者，如王風君子于役詩，羊牛下括之括，卽曷其有恬之恬，故韓詩於恬訓

至毛詩於括亦訓至。

毛詩訓恬爲會，會亦至也。廣雅會至也。

乃上用本字

爲括，下則假借恬字矣。

說文括繫也。此括之本義。

王風兔爰詩逢此

百罹，罹卽羅字之別體。故說文無罹字，乃上言雉離于羅，下卽改用罹字矣。小雅正月詩，褒姒戚之，卽滅字。故毛傳說文竝曰戚滅也。乃上言甯或滅之，下卽改用戚字矣。大雅皇矣詩，此維與宅，宅度古通用。書五流有宅，史記作度，詩宅是鎬京。禮記引作度，可證詩意蓋言天始維四國是圖度。今乃西顧我周，維此是度也。乃上言爰究爰度，下卽借宅作度矣。有下用正字而上改用假借字者，如召南草蟲詩，嘒嘒草蟲，卽爾雅草蟲負蠶也。乃下言趨趨阜螽，上卽借蟲爲螽矣。小雅蓼莪詩，母兮

鞠我鞠卽育字之假借乃下言長我育我上卽假言鞠我矣小雅信南山詩維禹甸之據鄭註甸祝云甸之言田說文田陳也陳治也是甸卽田也乃下言曾孫田之上卽假言甸之矣大雅行葦詩舍矢旣均謂均齊也乃下言旣均上言四鍤旣鈞卽假用鈞字矣大雅抑詩四方其訓之與四國順之句法一類釋爲訓教則不詞據書是訓是行史記作是順知訓卽順之假借蓋因下言四國順之上乃假訓爲順耳又有一字則用其本字兩字竝用則改用俗字如大雅抑詩無言不讎鄭箋以售釋之讎卽售之本字漢高飲酒讎數倍是也至邶谷風詩上旣云反以我爲讎則下賈用不售卽改用售字以

別之不得以說文無售字而遂疑爲後人妄改也三百篇中有類此者均可由是說推之矣

鄭箋多本韓詩考

鄭君箋詩自云宗毛爲主其間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以今考之其本於韓詩者尤夥如君子偕老詩邶之媛也箋云邶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與韓詩媛作援訓爲助合鶉之奔奔詩箋云奔奔疆疆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與韓詩云奔奔疆疆乘匹之貌合相鼠詩人而無止箋云止容止與韓詩止節也無禮節也合揚之水詩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與韓詩外傳引詩彼已之子合青衿詩子甯不嗣音箋云嗣續也女曾

不傳聲問我與韓詩嗣作貽云貽寄也會不寄問也合
敝筍詩其魚唯唯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韓詩作遺
遺言不能制也據玉篇遺遺魚行相隨是知箋行相隨
順卽韓詩遺遺之義也衡門詩可以樂饑箋云饑者見
之可飲以療饑據韓詩外傳引詩可以療饑說文療治
也或作療是知鄭箋療饑卽本韓詩療饑也車攻詩東
有甫草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據韓詩東有
圃草是知箋圃田之訓卽本韓詩圃草也十月之交抑
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據韓詩云抑意也是知箋讀抑
爲噫卽本韓詩抑意也信南山詩維禹甸之箋云禹治
而邱甸之據周官稍人邱乘注乘讀與維禹甸之甸同

疏引韓詩作漑云乘也是知箋訓邱甸卽本韓詩漑乘
之義也抑詩用邊蠻方箋云邊當作剔剔治也據泮水
詩狄彼東南韓詩作翬云除也是知箋剔治之訓卽本
韓詩翬除也天作詩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箋云徂往行
道也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據韓
詩薛君傳彼有往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
是知箋讀岐有夷之行爲甸本韓詩也酌詩遵養時晦
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據韓詩外傳引詩遵養
時晦言相養以至於惡也是知箋老惡之說亦韓詩也
蓋鄭君先從張恭祖受韓詩故其箋時多本韓詩之說
使韓詩具存其可考者當不弟此亦有韓詩不存而可

知其說本韓詩者如斯干詩君子攸芋箋云芋當作懋
輻覆也與鄭注大司徒媿宮室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
各有攸字義同字亦覆也有瞽詩應田縣鼓箋云田當
作棘與明堂位注引周頌應棘縣鼓同其說皆本韓詩
蓋鄭君注禮多本韓詩是知箋詩與禮注同者亦韓詩
也漸漸之石詩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其道里長遠
邦域又勞勞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謂勞勞當從遼遠
之遼與劉向九歎山脩遠其遼遼今同劉向所述多韓
詩是知箋說與劉向同者亦韓詩也至匡衡傳云陳夫
人好巫而民淫祀說本齊詩而鄭君詩譜亦云大姬無
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谷永傳

引詩艷妻作閭妻又云抑褒閭之亂顏師古註謂刺厲
王說本魯詩而十月之交鄭箋云當爲刺厲王作正本
魯詩之說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
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而揚之水箋亦曰繡當爲綃是
知鄭君非不兼採齊魯二家之說要不若韓詩是從其
師說爲最多耳又按澤陂詩有蒲與蘭箋云蘭當作蓮
此正本韓詩傳蘭蓮也爲訓蓋韓詩蘭蓮也以釋詩有
蒲與蘭非釋詩方秉蘭兮今釋文於潦洧詩引韓詩蘭
蓮之訓誤矣

毛詩古文多假借考

毛詩爲古文其經字類多假借毛傳釋詩有知其爲某

字之假借。因以所假借之正字釋之者。有不以正字釋之。而卽以所釋正字之義釋之者。說詩者必先通其假借。而經義始明。齊魯韓用今文。其經文多用正字。經傳引詩釋詩。亦多有用正字者。正可藉以考證毛詩之假借。如毛詩汝墳怒如調饑。傳調朝也。據韓詩作懈如朝。饑知調卽朝之假借也。毛詩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也。據韓詩作何彼莪矣。知穠卽莪之假借也。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據韓詩作能不我狎。知甲卽狎之假借也。毛詩小緡是用不集。傳集就也。據韓詩作是用不就。知集卽就之假借也。毛詩文王陳錫哉。周傳哉載也。據春秋傳及國語。皆引作載。知哉卽載之假借也。毛詩

大明。倪天之妹。傳倪磬也。據韓詩作磬天之妹。知倪卽磬之假借也。凡此皆毛傳知其爲某字之假借。卽以所假借之正字釋之者也。如毛詩葛覃。害澣害否。傳害何也。據爾雅釋言。曷盍也。廣雅。曷盍何也。是知害卽曷之假借。傳正以釋曷者釋害也。采蘋于以湘之。傳湘烹也。據韓詩作于以鶻之。是知湘卽鶻之假借。傳正以釋鶻者釋湘也。毛詩甘棠勿剪勿拜。傳拜之言拔也。據廣韻引詩勿剪勿扒。云扒拔也。是知拜卽扒之假借。傳正以釋扒者釋拜也。毛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據韓詩作如有殷憂。說文。慙痛也。是知隱卽慙之假借。傳正以釋慙者釋隱也。毛詩巧言。聖人莫之傳。莫謀也。據爾雅

釋詁謨謀也說文謨議謀也是知莫卽謨之假借傳正以釋謨者釋莫也毛詩四月百卉具腓據爾雅釋詁腓病也邢疏及玉篇俱引詩百卉具腓是知腓卽腓之假借傳正以釋腓者釋腓也毛詩大田以我覃耜傳覃利也據爾雅釋言剡利也郭註引詩以我剡耜是知覃卽剡之假借傳正以釋剡者釋覃也毛詩皇矣求民之莫傳莫定也據爾雅釋詁嘆定也是知莫卽嘆之假借傳正以釋嘆者釋莫也抑詩有覺德行傳覺直也據爾雅釋詁梏直也緇衣引詩有梏德行是知覺卽梏之假借傳正以釋梏者釋覺也毛詩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也據說文誡嘉善也引詩誡以謚我是知假卽誡之

假借傳正以釋誡者釋假也毛詩載芟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據釋文云字書作耜爾雅釋詁耜利也是知耜卽耜之假借傳正以釋耜者釋耜也毛詩元鳥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據韓詩作九域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古或有二字通用是知有卽域之假借傳正以釋域者釋有也凡此皆傳知爲某字之假借而因以所釋正字之義釋之者也

毛詩各家義疏名目考

孔仲達毛詩正義序云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今考隋書經籍志載列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注云何允撰亡又載舒瑗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蓋國子助教劉炫毛詩述義四十卷而全緩劉軌思劉醜劉焯所著詩疏皆不存其目隋志別載毛詩義疏二十卷又十卷又十一卷又二十八卷均標曰毛詩義疏而不載撰者姓名或出於全緩諸家作志時已莫可考也唐志藝文志惟載劉炫述義三十卷較隋志已少十卷而諸家詩疏卷數益無考矣北史儒林傳敘云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北史獻之傳言有毛詩序義一卷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二劉謂劉敬和劉軌思也北史劉軌思傳言軌思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而劉焯傳言焯少與劉炫

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是劉軌思之詩學出於敬和而劉焯劉炫又皆學於軌思者也南史陳書皆有全緩傳南史但言治易陳書則言其專講詩易是全緩劉軌思劉焯所著詩疏卷目雖無可徵而其傳詩源流猶可考見惟劉醜則南北史六朝書均不詳其人徒藉孔序以存其名耳

魏晉宋齊傳詩各家考

陸德明經典序錄言魏太常王肅述毛申鄭又載王肅注二十卷今考隋經藉志於王肅注毛詩二十卷外載有毛詩義駁八卷毛詩奏事二卷唐藝文志於王注毛詩二十卷外亦載有雜義駁八卷卽隋志毛詩義駁也

不載毛詩奏事。蓋隋志存者，唐已亡逸也。至王肅毛詩問難二卷，隋志所注亡者，不識唐志何以仍列其目也。序錄言荊州刺史王基、駿、王肅、申、鄭、義，不載其書卷數。今考隋志毛詩駁一卷，注云：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荅問駁譜合八卷，而唐志載王基毛詩駁五卷，較隋志多四卷。毛詩雜荅問五卷，較隋志少三卷。又有雜義難十卷，則隋志所無也。序錄言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刺史從事陳統、難、孫、申、鄭，又載孫毓詩同異評十卷，不載陳統書目。今考隋唐志均載孫毓毛詩異同評十卷，與序錄同。隋志載陳統難、孫氏毛詩評四卷，唐志所載亦同。

至陳統毛詩表隱二卷，則隋志注亡，而唐志仍列其目者也。序錄言宋徵士鴈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齊沛國劉瓛，並為詩義序。今考隋志載有宋通直郎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瓛等撰毛詩序義疏一卷，注云：梁有毛詩序，雷次宗撰亡。梁有毛詩篇序義一卷，劉瓛撰毛詩雜義注三卷亡。惟周續之所著詩義序，不見隋志。據鄭氏箋標題下釋文云：續之釋題已如此。是德明固嘗見道祖書者，而顏氏家訓及顏師古匡謬正俗，并引續之毛詩音，則續之書唐時猶存，不知隋志何以失載耳。序錄又載謝沈注二十卷，江熙注二十卷，隋志注所載卷數正同。注又載毛詩義疏十卷，謝沈撰，三書竝注曰亡。

則其書失傳久矣。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

周南

桐城馬瑞辰學

關雎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瑞辰案序以關雎為后妃之德而
 下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正謂詩所稱淑女為后妃。
 非謂后妃求賢也。首章毛傳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
 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又言
 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
 匹。皆以淑女指后妃。二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
 供苕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三章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
 之樂。亦謂后妃德盛耳。未嘗有后妃求賢之說也。后妃

求賢之說始於鄭箋誤會詩序憂在進賢一語爲后妃求賢不知序所謂進賢者亦進后妃之賢耳孔疏不悟序及毛傳與箋異義概以后妃求賢釋之誤矣

關關雉鳩傳關關和聲也雉鳩王雉也鳥摯而有別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雉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

瑞辰

按玉篇關關和聲也或作啗廣韻啗啗鳥和鳴也關官雙聲故關或作啗然啗字不見說文蓋後人增益字也釋文摯本亦作鷺左氏昭十七年傳雉鳩氏司馬也杜註王雉也鷺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是雉鳩實鷺鳥傳本作鷺而有別義取有別非取其鷺故傳下云若關雉之有別焉鷺或假借作摯鄭箋因訓摯爲至非傳悞

也孔疏合而一之誤矣淮南子秦族訓關雉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據方言飛鳥曰雙鴈曰乘廣雅乘二也列女傳雉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游是淮南乖居乃乘居形近之譌與毛傳取其有別同義漢張超誚青衣賦感彼關雉性不雙侶亦取其有別也又按說文白鴈王雉也據爾雅釋鳥雉鳩王雉與鷺白鴈分爲二鳥邵晉涵爾雅正義謂雉鳩卽今魚鷹以目驗之其色蒼黑焦循曰魚鷹尾短飛則見尾之上白故說文以王雉訓白鴈耳

在河之洲傳水中可居者曰洲

瑞辰

按說文水中可居

者曰州水洄繞其旁从重川引詩在河之州今毛詩爾

雅作洲俗字也。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睢鳩貞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是韓詩以在河之洲明其有別爲箋義摯而有別所本。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瑞辰按：廣雅窈窕好也。窈窕二字疊韻，方言窈美也。陳楚周南之間曰窈，秦晉之間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窈。又曰：秦晉之間美心爲窈，美狀爲窈。蓋對言則異，散言則通爾。說文窈深遠也。幽深義近，幽與窈亦雙聲也。窈與姚通，姚冶一作窈冶。說文姚美好也。方言窈好也。窈又訓閒。爾雅窈閒也。方言窈言閒都也。閒都亦好也。又窈與嬈聲近。廣雅釋詁：嬈

好也。釋訓又曰：嬈嬈好也。合言之則曰窈窕。傳云幽閒者，蓋謂其儀容之好。幽閒窈窕然。文選李善註引薛君韓詩章句云：窈窕貞專貌。楚辭王逸注云：窈窕好貌。廣雅釋詁：窈窕好也。義皆與毛傳同。爾雅釋言：冥幼也。幼或謂卽窈之假借。說文窈深遠也。釋言又曰：窈肆也。據說文窈深肆極也。極深爲肆。是窈窕皆有深義。窈窕通作窈窕。又作杳窕。說文杳杳窕也。廣雅窈窕深也。幽深義相近。或以狀宮室之深邃。班固西都賦：又杳窕而不見陽是也。至此詩窈窕，則不取深義。箋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亦謂幽閒貞專之善女，處於深宮耳。未遂訓窈窕爲深宮也。孔疏謂窈窕爲淑女所居之宮形狀。

竊窳然殊誤

君子好述傳述匹也箋怨如曰仇瑞辰按箋義本左傳

其實仇與如對言則異散言則通好仇猶言嘉耦也傳

箋述仇異字據說文述字注又曰怨匹曰述仇讎也是

讎怨之仇當作仇述匹之述當作述爾雅仇匹也注引

君子好仇據孫炎云相求之匹則孫本當作述毛詩古

文多假借仇與求雙聲故經文及傳箋皆借仇為述釋

文述本亦作仇是也述通作仇猶虞書旁述辱功今堯

典述作鳩也至今釋文正義本經傳皆作述乃後人私

改臧氏玉琳經義雜記言之詳矣大元方言有執字又

述字之異文據方言執仇也集韻引方言作執仇也則

執即執之訛耳

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瑞辰按參差雙聲說文木部引

詩參差荇菜又竹部簦簦差也系部縈參縈也竝字異

義同荇釋艸作荇說文以荇為荇之或體荇即荇之省

左右流之傳流求也瑞辰按流求一聲之轉爾雅釋詁

流擇也釋言流求也擇與求義正相成流通作摻後漢

書張衡傳註摻求也文選思元賦作摻舊注亦云摻求也求義同取廣雅

釋言摻摻也摻謂取之也四章采之五章芼之義與流

同廣雅釋詁采取也又曰芼取也爾雅芼擻也擻亦取

也傳訓芼為擇蓋謂擇而取之猶流之訓求又訓擇耳

芼者現之假借說文現擇也讀若苗繫傳引詩左右現

之玉篇引詩亦作現說文芼字註云又省作毛羣經音辨毛擇也引禮毛六牲詩變文以協韻故數章不嫌同義先儒或訓芼爲芼羹之芼失其義矣

寤寐求之傳寤覺寐寢也瑞辰按寤寐猶夢寐也說文

覺而有言曰寤从寤省一曰晝見而夜夢也周官占夢四曰寤夢鄭註覺時道之而夢即說文一曰晝見夜夢之義而凡夢亦通言寤左傳鄭莊公寤生杜註寐寤而莊公已生逸周書寤敬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孔註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又王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寤亦夢也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云宵寤夢之芒芒以寤夢連言皆寤訓爲夢之證徐幹中論治學篇曰

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班婕妤賦曰每寤寐而參息兮申佩離以自思潘岳哀永逝文曰既寓目焉無兆會寤寐兮弗夢所謂寤寐皆夢寐也是知此詩寤寐求之即夢寐求之也寤寐思服即夢寐思服也澤陂寤寐無爲即夢寐無爲也後漢書臧洪傳隔闕相思發於寤寐亦即夢寐耳又後漢書劉陶傳曰屏營彷徨不能監寐李賢注監寐猶寤寐也亦寤寐即夢寐之證又按小弁詩假寐永歎而後漢和帝詔言寤寐永歎寤寐或與假寐相類柏舟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而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則寤寐又即不寐

寤寐思服傳服思之也箋服事也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瑞辰按莊子田子方曰吾服女也甚忘郭註服者思存之謂是服有思義故傳以爲思之也服亦訓憂問喪曰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服勤卽憂勤亦思也古者思與理同義說文侖思也又曰侖理也理卽治也訓服爲思者蓋以服爲良之段借說文良治也思卽治字引伸之義也段服爲良而訓思猶爾雅段服爲良而訓整也至思服之思乃句中語助與旨酒思柔句法相類箋訓爲思念之思失之胡承琪曰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服念連文服卽念也念卽思也

輾轉反側箋卧而不周曰輾瑞辰按輾字始見字林說

文惟曰展轉也从衺省聲又云𠂔轉卧也从夕𠂔卧有𠂔也與展音近而義同說文又曰𠂔馬轉卧土中馬之轉卧曰展猶人之轉卧曰展矣楚詞九歎注展轉不寐貌引詩展轉反側展轉爲卧而不周反側爲卧而不正說文𠂔傾也傾𠂔也反側當作反𠂔經傳通借作側小雅側弁之俄說文作𠂔弁之俄側亦𠂔之借也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同志曰友瑞辰按友

之猶樂之也故傳連言友樂之廣雅友親也友爲相親有之稱喜生於好故義又爲樂猶虞爲有又爲樂也箋訓爲朋友之友失之

鐘鼓樂之瑞辰按說文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鞀木虞

也是樂之本義爲禮樂後引伸爲哀樂古音讀同勞來之勞故詩以與莧韻

葛覃

葛之覃兮傳覃延也瑞辰按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說文覃長味也覃本延移之稱引伸爲長之通稱延亦長也方言延長也覃尋古同聲淮南子火上尋高註尋讀葛覃之覃尋或作尋故爾雅及詩釋文並云覃本又作尋說文覃从昂臧省聲覃之讀尋猶咸有淫音也尋字从尋尋亦長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覃又作覃蔡邕協和賦云葛覃恐其先時釋文五經文字並云覃本亦作覃陸雲詩思樂葛藟薄采

其覃正用此詩胡承珙曰詩以覃與施相承而言施爲延易則覃之訓延宜取延長之義

施于中谷傳施移也中谷谷中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弛

易也郭註相延易施弛古通用移易延易古音義並同

大雅皇矣詩施于孫子箋曰施猶易也延也大雅旱麓

詩施于條枚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新序引詩皆作延于

條枚延移易皆一聲之轉是知施弛皆延之假借此傳

訓施爲移猶皇矣訓施爲延易也延又通作馳說文馳

重次第物也上林賦馳邱陵郭璞曰馳猶延也馳與施

亦聲近義同段玉裁謂詩施于中谷施于孫子皆當作

馳又按說文敝敷也讀與施同施旗旖施也經典作施

者多畝字之假借說文逌遷徙也移禾相倚移也經典
作移者皆逌字之假借爾雅水注谿曰谷說文泉出通
川曰谷谷爲山間出水地葛出干山不水生殆移易谷
旁多石之地非谷中出水地也而詩言中谷者凡詩言
中字在上者皆語詞施于中谷猶言施于谷也施于中
遠施于中林猶言施于遠施于林也中心有遠中心好
之中心藏之凡言中心者猶言心也又詩瞻彼中原于
彼中澤中田有廬之類中皆語詞式微詩露與泥皆邑
名詩言中露泥中兩中字亦語詞推之禮言中夜無燭
易言葬于中野中字亦皆語詞後人失其義久矣詩以
葛之生此而延彼興女之自母家而適夫家王肅言猶

女之當外成是也箋謂喻女在父母家形體浸浸日長
大失之

黃鳥于飛傳黃鳥搏黍也瑞辰按詩蓋以黃鳥之有好

音興賢女之有德音爾雅云皇黃鳥與倉庚翟黃也異
物焦循段玉裁並以黃鳥爲今之黃雀其說是也毛傳
以搏黍釋黃鳥不曰卽倉庚於倉庚曰離黃也亦不以
爲黃鳥則倉庚與黃鳥各異陸機以黃鳥爲倉庚誤矣
方言驅黃或謂之黃鳥則方俗之言或亦有名倉庚爲
黃鳥者而非卽詩之黃鳥也

集于灌木傳灌木叢木也箋飛集叢木興女有嫁於君
子之道釋文叢俗作藂一本作最瑞辰按女之父母爲

女擇夫而嫁猶鳥之擇木而棲故詩以黃鳥之集灌木為喻玉篇廣韻竝以藜為叢之俗聚與取古字通用公羊傳注取聚也顏氏家訓謂取即古聚字說文攢取也廣韻作攢聚是也小爾雅取聚叢也故傳叢木或从俗作藜因消作聚又通作取今本作最誤矣說文最犯而取也从冂取取積也从一取取亦聲最祖外切取才句切二字音義俱異今經傳取字多譌最又按說文取一曰蓐也蓐一曰蔟也集韻叢或作鼓檀弓鼓塗釋文鼓才官反正義云鼓聚也是叢鼓字古通用釋文一本作最最或即取字之譌又按爾雅灌木釋文作檣檣即貫貫習也習重也與灌音同而義亦近

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

瑞辰

按廣雅莫莫茂也莫

莫猶言萋萋故訓為茂

是刈是獲傳獲煮之也

瑞辰

按傳本釋訓獲即鑊之段

借說文鑊甍也鑊鑊也少牢饋食禮有羊鑊豕鑊鑊所以煮因訓鑊為煮猶刈亦田器用刈以取因訓刈為取也齊語挾其槍刈耨鑊韋注刈鎌也是刈為田器之證釋文引韓詩云刈取也獲淪也舍人爾雅注是刈刈取之是獲煮治之皆直訓獲為煮孔疏謂煮之於獲故曰獲煮非訓獲為煮失之

服之無斃傳斃厭也箋服整也

瑞辰

按說文斃字註引

詩服之無斃斃厭也爾雅釋詁射厭也郭註引詩服之

無射禮記兩引詩作射射皆斲之段借箋從釋言訓服
為整蓋以服為良之借字說文良治也整亦治也但詩
言為絺為綌則整治之功已在其內服仍訓服用為是
說文服用也序云服幹濯之衣亦以詩服為服用表記
引詩服之無射以證上文苟或行之必見其成以見為
其衣者必可服用也禮記緇衣引詩服之無射鄭注言
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亦以服為
服用箋訓服為整非詩義也魏風葛屨好人服之亦謂
服用箋訓為整亦誤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

瑞辰

按爾雅孔魄哉延

虛無之言間也間謂間廁言詞之中猶今人云語助也

爾雅此節皆語助凡詞之在句中者為間詞之在句首
在句末者亦為間言有在句首者言告師氏言刈其楚
之類是也言有在句中者靜言思之之類是也言有疊
用者言告言歸之類是也言有與薄並為助句者薄言
采之之類是也傳從釋詁訓言為我者詩中如我疆我
理我任我輦我車我牛之類我皆語詞則以言為我亦
語詞耳箋遂釋為人我之我失之

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傳汗煩也箋煩煩擱之用功深澣
謂濯之耳正義薄欲煩擱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衰
衣瑞辰按左氏昭元年傳處不辟汚杜注汚勞事勞與
煩同義芣苢詩薄言采之傳薄辭也後漢書李固傳薄

言震之註引韓詩亦曰薄辭也今按薄言二字皆語詞
單言薄者亦語詞薄魄古聲近通用太元注旁薄猶彭
魄爲旁礪爾雅魄間也謂間助之詞魄卽薄字之假借時邁
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此詩正義兩言薄欲蓋亦訓薄
爲甫非詩義也又按說文澣濯衣垢也今詩作澣者澣
之媼

歸甯父母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

瑞辰

按此傳義本

左傳但據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
下以婦道也以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承上后妃在父
母家而言是此詩汚私澣衣皆未嫁時之事序云歸安

父母正指經言告言歸言之乃婦人謂嫁曰歸之歸非
反曰來歸之歸也后妃出嫁而當於夫家無遺父母之
羞斯謂之甯父母無羊詩所謂無父母遺罹者也甯父
母三字當連讀召南草蟲詩憂心忡忡箋云在塗而憂
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母故心忡忡然又我心則降箋
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甯父
母故心下也箋凡兩曰甯父母卽本此詩又說文引詩
以晏父母段玉裁謂卽此詩歸甯父母之異文亦以甯
父母三字爲連讀也至歸甯之說雖見左傳及泉水詩
序然據泉水蝦蟆竹竿三詩皆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春秋杞伯姬來公羊傳曰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何

休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則古無父母在得歸甯之禮惠周惕詩說云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甯也杜預註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甯之禮合春秋何以書而譏之此以知左氏歸甯之說非也毛傳蓋因左傳可誤段玉裁謂毛傳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為後人所加今按段說是也序文歸安父母原指經言告言歸而言傳義不應與序違異以說文引詩以晏父母證之經文原作以甯父母後人因序文有歸安父母之語遂改經為歸甯父母又妄增傳文不知序云歸安父母特約舉經文言告言歸以甯父母也孔疏

因以經言汚私游衣為在夫家之事誤矣

卷耳

序至於憂勤也

瑞辰

按憂勤二字同義勤亦憂也問喪

曰服勤三年鄭註勤謂憂呂氏春秋不廣篇勤天子之難高注勤憂也穀梁僖二年傳不雨者勤雨也勤雨即憂雨也魚麗序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勤亦為憂猶逸亦為樂也說文勤勞也勤之為憂猶勞亦為憂也凡詩言皆以勞為憂孔疏云乃至於憂思而成勤失其義矣又按說文憂和行也引詩布政憂憂息愁也今經傳作憂者皆息字之假借

采采卷耳傳采采事采之也

瑞辰

按蒹葭詩蒹葭采采

傳采采猶萋萋也。萋萋猶蒼蒼。皆謂盛也。蜉蝣傳采采衆多也。多與盛同義。此詩及芣苢詩俱言采采。蓋極狀卷耳芣苢之盛。芣苢下句始云薄言采之。不得以上言采采爲采取。此詩下言不盈頃筐。則采取之義已見。亦不得以采采爲采取也。芣苢傳采采非一辭也。亦狀其盛多之見。

不盈頃筐。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箋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瑞辰按說文匡飯器。筥也。筥。籜也。畚。蒲器也。畚屬。所以盛糧。頃筐。蓋卽今籜箕之類。後高而前低。故曰頃筐。頃則前淺。故曰易盈。荀子解蔽篇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

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此毛傳易盈之義所本。胡承珙曰。高誘注淮南俶真篇。引詩云云。言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也。此義當本之毛公。蓋傳以采卷耳爲憂者之興。是謂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采之者苟有貳心。其菜尚不能滿。况於求賢之難。而可不思所以冀之乎。如是乃爲因物託興。若如箋云。志在君子。故采菜易盈而不盈。則是賦而非興矣。今按胡說申毛是也。惟於荀子不可以貳周行一語。終爲費解。如胡說以采菜爲興。則但言不可以貳足矣。何以言不可以貳周行。恐荀子引詩仍當如箋義耳。

嗟我懷人瑞辰按嗟說文作蒼云蒼嗟也一曰痛惜痛
惜卽嗟歎聲經傳中又以嗟爲語詞嗟我懷人猶言我
懷人也嗟爾君子猶言爾君子也何嗟及兮猶言何及
也此詩傳箋不釋嗟字正義訓爲吁嗟而歎失之
寘彼周行傳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
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瑞辰按襄十五年左右傳引
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
采衛大夫各處其列所謂周行也蓋以列釋詩行字以
各處其列釋詩周行字是知周謂周徧非商周之周杜
註周徧也詩人嗟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
也毛傳云置周之列位謂置周徧之列位箋云周之列

位謂朝廷臣者謂統乎朝廷臣也若謂在周朝之位何
煩箋識而曰朝廷臣乎正義謂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
人是朝廷臣也誤矣淮南子傲真篇引詩云采采卷耳
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誘註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
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以寘彼周行
爲慕遠世賢人各得其行列則亦不以周爲周朝矣鹿
鳴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箋云周行周之列位也人有
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亦謂周徧之列位
義與此詩周行同正義以我周釋之亦誤又按周徧同
聲而異字說文周密也徧而徧也周對疏言自其中之

周密言之。舛無不徧。自其外之普徧言之。今經典多假周爲舛。周行亦舛之假借。

陟彼崔嵬。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孔疏據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又云。土戴石爲砠。此及下傳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瑞辰按崔嵬及砠皆以毛傳爲確。

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段本从南都賦李注。作嵬山石崔巍。高而不平也。說文又曰。兀高而上平也。阮石山戴土也。阮卽兀也。知高而上平者爲石山戴土。則知崔嵬之高而不平者爲土山戴石矣。文選南都賦註。崔嵬山名。崔嵬高而不平也。嵬通作褻。吳都賦註。引埤蒼。褻不平也。義並與說文同。砠通作岨。說文岨石戴土也。

以岨爲石戴土。則益知崔嵬爲土戴石矣。十月之交詩。山冢峯崩。箋云。峯者崔巍漸漸之石。維其卒矣。箋云。卒者崔巍謂山巔之石也。說文峯危高也。卒卽峯字之省借。崔嵬通作隄隄。說文隄隄高也。又曰。崔高也。亦作嵬。崔。莊子山林之畏佳。卽嵬崔也。又轉作屨屨。爾雅卒者屨屨。郭註謂峯頭巉巖。後漢書註。巉巖山石高峻之貌。是皆崔嵬爲石在上之證。崔嵬二字。疊韻釋名。土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義與毛傳合。毛傳多本爾雅。今爾雅與毛傳互異。蓋傳爾雅者。傳寫誤也。孔疏轉疑毛傳爲誤失矣。

我馬虺隤。傳虺隤病也。釋文虺說文作痕。隤說文作頽。

瑞辰 按虺隤二字疊韻說文虺蝮也从虫鬼聲讀若潰據顏氏家訓曰莊子虺二首虺卽古虺字見古今字詁蓋古虺今虺也釋文當曰虺說文作虺今本云作瘠者誤也爾雅釋文引字林曰瘠病也則瘠字始見字林耳郝懿行據說文瘠病也謂釋文瘠爲瘠字之誤然說文但引詩譬彼瘠木不引詩虺隤也隤者積之假借說文無頽字有積云秃貌玉篇頽者頽下也不以爲秃釋文云隤說文作頽當爲作積之訛積爲秃貌秃亦病也蔡邕述行賦我馬虺隤以元黃邕所述爲魯詩則魯詩亦作虺隤王逸九思車軌折兮馬虺隤當亦本魯詩耳又按爾雅痛瘖虺頽元黃病也皆病之通稱孫炎以瘖及

虺隤元黃皆爲馬病未免緣辭生訓矣

我姑酌彼金罍傳姑且也釋文姑說文作𠂔瑞辰按說文秦人市買多爲𠂔引詩我𠂔酌彼金罍玉篇曰𠂔今作沽引論語求善價而𠂔諸是𠂔乃沽買之本字沽本水名後遂以爲𠂔之假借𠂔與姑亦同音故古文或假𠂔爲姑也說文榼龜曰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不窮也或从缶作壘或从皿作壘籀文榼从缶回作壘今按罍卽雷之媾古亦借雷漢韓勅碑雷洗湯觚雷卽壘也漢書文三王傳孝王有壘尊應劭漢書注言酌彼金壘壘卽榼之籀文又說文雷从雨畀象回轉形段玉裁云凡古器多以回爲雷是畫雷者卽作回字形耳

維以不永懷傳永長也箋云我是以不復長憂思也瑞

辰按爾雅方言皆曰懷思也說文懷念思也懷與傷同

義終風傳曰懷傷也楚詞僕夫悲余馬懷公馬懷謂馬

病傷也王逸注訓思失之漢武帝悼李夫人賦隱處幽

而懷傷正以懷傷同義故連言之

我馬元黃傳元馬病則黃瑞辰按爾雅釋詁元黃病也

二字平列與虺積同義毛傳以為元馬病則黃段玉裁

因謂說文黼黑黃色也言黑色之敝而黃即元馬病則

黃之義非詩義也

我姑酌彼兕觥傳兕觥角爵也箋觥罰爵也瑞辰按五

經異義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云角觸也觸罪過也與兕觥為罰爵義

合是知傳言角爵箋言罰爵皆謂兕觥即四升曰角之

角耳禮少儀侍射則擁矢下云不角鄭註角謂觥罰爵

也孔疏不角者角謂行罰爵用角酌之也詩曰酌彼兕

觥是也此正兕觥即角之證兕觥即角則當受四升儀

禮疏引韓詩傳曰二升曰觥古文四字皆積畫二升當

為三升傳寫之譌至五經異義引毛詩說觥大七升韓

詩說觥亦五升則傳毛韓詩者不知觥之為角遂妄生

異解耳觥正作觥周官甸胥鄭註云觥用酌酒其爵以

兕角為之說文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俗觥从光皆謂

觥係兕角所為惟此詩正義引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

似兕角。竊謂先師說是。觥象兕角而名爲兕觥。猶爵象爵形而名爲爵也。積古齋鐘鼎款識載古犧首爵訂爲兕觥。亦謂兕觥爲似角之爵。又云考商爵大於周爵。容一升有半。今以商爵較兕觥。觥容二爵大半。爵於周實受四升。此亦兕觥卽四升曰角之明證也。孔疏謂觥不在五爵之中。誤矣。又按薛氏鐘鼎款識載有兕父癸鼎。上有兕形。又有兕敦。兕卽蓋上皆作兕形。兕觥形似兕角。故謂之兕觥。又謂之角。其義正同。許鄭謂以兕角爲之。孔疏云蓋無兕者用木。皆非也。角鹿古同聲。韓勅碑爵鹿粗榦。鹿卽角之假借。又按觥與兕音義同。越語觥飯不及壺殮。韋注觥大也。說文引作兕飯。云兕小兒段。

玉裁以小爲大字之譌。兕訓大。與韓詩觥廓也。義同。觥受四升。亦得爲大。不必如毛詩說觥大七升也。

維以不永傷。傳傷思也。瑞辰按說文傷思也。傷創也。凡經傳惠傷字。皆傷之假借。

云何吁矣。傳吁憂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吁憂也。說文吁張目也。吁憂也。讀若吁。吁驚詞也。是吁吁皆吁字之假借。爾雅釋文。吁本作吁。从正字也。何人斯。云何其吁。都人士。云何吁矣。無傳者。義同。此詩訓憂也。云當从王尚書訓爲發語詞。舊訓爲言。失之。

南有樛木

南有樛木。傳木下曲曰樛。釋文樛居蚪反。馬融韓詩本

竝作杓音同又曰說文以杓為木高瑞辰按說文二徐本皆分樛杓為二篆樛下云下句曰樛杓下云高木也詩釋文引字林樛九稠反杓已周反是樛杓義異但考爾雅釋木下句曰杓下句即下曲說文句曲也从口斗聲也爾雅釋文杓居蚪反本又作樛同詩釋文亦曰樛杓音同則二字音義竝同杓當為樛之重文說文樛字註下句曰樛下當有一曰高木四字樛從麥聲麥為高飛兒說文風部颺高風也故又為高木廣異義也杓字註當云樛或從斗斗者相糾繚也故為下曲而說文器訓高聲各訓高气與杓音近正與麥有高義同玉篇樛下杓字註云同上正本說文後人誤以說文高木一訓

移於杓下遂分為二義韻會云杓高木下曲也又合二義而一之矣

葛藟纍之箋木枝以下垂之故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

瑞辰

按藟與纍同爾雅諸慮山纍郭註今江東呼纍為藤似葛而粗大易困于葛藟釋文藟似葛之草劉向九歎葛藟纍於桂樹兮王逸注藟葛荒也竊疑葛藟為藟之別名以其似葛故稱葛藟猶拔之似葛因呼藟葛鄭分葛藟為二戴震謂葛藟猶言葛藤皆非也此詩疏引陸璣云藟一名巨苾似燕蕒易釋文引草木疏作葛藟一名巨荒以葛藟二字連讀毛詩題綱亦云葛藟一名燕蕒宋開寶本草註云蕒蕒是山葡萄則葛藟蓋亦野

葡萄之類。又按纍楚詞九歎注。纍緣也。引詩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箋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正義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爲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云樂是君子矣。瑞辰按說文只語已辭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經傳中通用爲語助辭。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及凡言樂只君子皆是也。鄭訓爲是。亦語詞。只又通借作旨。襄十一年左傳。引采菽云。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昭二十四年左傳。引南山有臺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杜注竝訓旨爲美。失之。胡承珙曰。襄十一年傳上文云。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昭二十四年傳上文云。夫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是二傳引詩皆取樂義。並無美訓。又昭十三

年傳。引詩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其下文云。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亦祇以樂旨爲樂。不取美義。是知作旨者皆只字之段借。其說是也。

福履綏之。傳履祿也。瑞辰按傳義本爾雅釋言。履與祿

雙聲。故履得訓祿。卽以履爲祿之段借也。釋詁祿履同訓。大雅天被爾祿。傳祿福也。是祿與福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葛藟荒之。傳荒奄也。瑞辰按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地

也。奄卽奄覆之義。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掩地曰荒。掩樹亦爲荒矣。又說文幌字註。一曰幌隔也。讀若荒。隔謂掩其上而蓋之。與詩荒之同義。玉篇幌幌。說文幌蓋衣

也。凡冢覆亦通言冢。喪大記：鞠荒。鄭註：荒，蒙也。奄與蒙同義。又荒與撫一聲之轉。說文：撫，覆也。亦與蒙覆同義。至經傳訓荒為大者，皆當為荒之段借。說文：荒，水廣也。廣亦大也。說文：廣，殿之大屋也。

福履將之。傳將大也。箋將猶扶助也。瑞辰按說文：將，扶也。從箋義，則將為肝之假借。玉篇：肝，古文將。凡詩訓將為助者同此。若將之本義，則說文訓為帥。

葛藟縈之。傳縈旋也。釋文作帶。云本又作縈。說文作縈。瑞辰按帶與縈皆縈之假借。說文：縈，艸旋兒也。引詩：葛藟縈之為正。至說文：縈字註又云：讀若詩：葛藟縈之。蓋因正文縈字而誤。士喪禮：幙目注：幙讀若詩：云：葛藟縈之。

之之縈。古文幙為涓。按古从灺从昌之字以聲近通用。幙讀如縈。縈與還義同。故古文作涓。還即旋也。故傳訓為旋兒。說文：縈，收卷也。亦與旋義相近。

蠡斯

蠡斯。傳：蠡斯，松蝟也。瑞辰按釋蟲：蝟，蠡斯，松蝟。蝟一本作斯。豳風傳：謂斯，蠡斯，松蝟是也。至此傳以蠡斯連讀，謂即斯蠡，則非。蠡斯蓋柳斯鹿斯之比。以斯為語詞耳。斯蠡以股鳴者。至此詩：蠡斯三章皆言羽。蓋以翼名者也。又按舊讀以蠡斯羽絕句。武氏億讀從蠡斯絕句。而以羽字屬下。詵詵兮連文。竊謂武讀是也。詵詵薨薨，揖揖皆形容羽聲之衆多耳。

羽詵詵兮傳詵詵衆多也釋文詵詵說文作彘音同瑞
辰按今本說文無彘字據廣雅彘多也玉篇彘多也或
作𦉑五經文字𦉑色臻反見詩是詩古本作𦉑𦉑彘卽
𦉑字重文今說文本偶脫去耳說文言部詵字注引詩
詵詵兮用毛詩其作彘彘者三家詩也先與辛雙聲故
通用玉篇又云彘或作彘彘彘一切經音義卷四詵
又作彘彘辛同詵詵爲衆多兒猶說文駢訓爲馬衆多
兒也詵通作莘彘彘等字猶小雅駢駢征夫說文引作
莘莘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有莘或作有佚也
宜爾子孫箋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
其無不仁厚瑞辰按說文宐所安也从宀之下一之上

多省聲古文宐作宐竊謂宜从多聲卽有多義此詩序
美后妃子孫衆多宜爾子孫猶云多爾子孫也
振振兮傳振振仁厚也瑞辰按振振謂衆盛也振振與
下章繩繩蟄蟄皆爲衆盛故序但以子孫衆多統之爾
雅釋言賑富也郭註謂隱賑富有隱賑卽殷賑也殷賑
皆盛兒訓富者富亦盛也賑通作振左傳衿服振振杜
注振振盛兒振振或作啟啟又作陳陳呂覽舜爲天子
軒軒啟啟莫不載悅高註又作陳陳殷殷今按啟啟陳
陳皆極狀人民之衆盛也辰真音義相近說文嗔盛氣
也又闡盛兒振又通軫說文軫一曰盛服軫或作振振
之言參參亦盛也重也振振又作軫軫羽獵賦殷殷軫

軫李善注殷軫盛貌也振振之義又引伸為信厚然義各有當有應从信厚之訓者殷其雷振振君子及麟趾振振公子是也有應从衆盛之訓者此詩振振兮謂子孫衆多是也傳訓為仁厚失之

羽薨薨兮傳薨薨衆多也瑞辰按薨與狁聲近而義同

爾雅薨薨衆也釋文舍人本薨薨作雄雄雄即狁之假借廣雅狁狁飛也玉篇狁蟲飛也又作翦翦廣雅翦翦

飛也當本三家詩

繩繩兮傳繩繩戒慎也瑞辰按傳本爾雅繩繩戒也為

訓但以詩義求之亦為衆盛抑詩子孫繩繩韓詩外傳引作承承謂相繼之盛也

羽揖揖兮傳揖揖會聚也瑞辰按揖蓋集之假借詩辭

之輯矣新序引作集說文對詞之集也又曰集羣鳥在木上也或省作集是集本為鳥羣聚引伸為凡聚之稱

重言之則曰集集廣雅釋訓集集衆也當本三家詩

蟄蟄兮傳蟄蟄和集也瑞辰按說文對對盛也音義與蟄蟄同爾雅蟄靜也郭注云見詩傳今詩傳無此訓胡承琪疑此傳和集郭所見本自作和靜故云見詩傳耳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其少壯灼灼華之盛也箋興者喻踰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孔疏謂少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年盛謂

年盛二十之時瑞辰按嫁娶之年古蓋因時異制大戴禮本命篇曰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此蓋陳歷代嫁娶遲速之不同中古對太古言指虞夏時小節對中古言蓋指殷周時其二云十四十六嫁娶者亦謂嫁娶始此耳周官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則又舉其終之大期言之詩標梅毛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是也中古之制以二十三為節而前乎此者可概也殷周之制以十四十六為節而後

乎此者可概也墨子云昔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則舉其中言之也孔疏以女十五至十九為少壯二十為年盛亦酌其中言之耳天天者杝杝之假借說文引詩桃之杝杝云天木少盛兒又引詩桃之娒娒灼為焯之假借猶說文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書亦借作灼也說文焯明也明與盛義近

之子于歸傳之子嫁子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如適之嫁竝訓為往傳以之與嫁同義故以之子為嫁子然詩言之子甚多如之子于征之類不得訓為嫁當從釋訓訓為是子箋於漢廣始言之子是子也則此章義亦同耳

于與如通傳以于爲如之假借故訓爲往然婦人謂嫁曰歸詩旣言歸不必更以于爲往爾雅于曰也曰古讀若聿聿于一聲之轉之子于歸正與黃鳥于飛之子于征爲一類于飛聿飛也于征聿征也于歸亦聿歸也又與東山詩我東曰歸采薇詩曰歸曰歸同義曰亦聿也于曰聿皆詞也舊皆訓于爲往或讀曰如子曰之曰竝失之

宜其室家傳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瑞辰按婚姻時月毛鄭異說毛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據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內爲說也殺內周禮疏引韓詩傳作殺止詩孔疏引荀子亦作殺止今荀子作內鄭主於起自

仲春至仲夏而止據周官媒氏中春令會男女爲說也今按起自季秋至於孟春者殷制也張臯聞師曰以易義言之歸妹九月之卦泰正月之卦其辭皆曰帝乙歸妹則季秋至於孟春爲殷禮婚期審矣起自仲春者夏制也而周因之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傳曰冠子娶婦之時也是二月娶妻爲夏制矣周官媒氏仲春大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而會之會當讀如維王不會之會謂會計其未嫁娶者令其及時嫁娶也奔當讀如奔則爲妾之奔謂二月婚期已及不禁其六禮不備也是周因夏制二月娶妻之證以詩義考之召南詩曰有女懷春謂仲春婚姻之時也爾風采芣

祁祁之下繼以殆及公子同歸倉庚于飛之下繼以之
子于歸采芣夏小正繫之二月倉庚鳴月令亦在仲春
此皆以二月爲婚姻正時至衛詩秋以爲期周正之孟
秋爲夏正之仲夏以仲夏爲期盡此鄭氏所謂三月至
五月皆得行之者也此詩首章桃華爲二月正婚之期
二章有蕢其實三章其葉蓁蓁爲三月至五月期盡之
時序所謂婚姻以時者此也傳以桃夭喻少壯箋以爲
喻年盛孔疏云謂年盛二十之時非日月之時誤矣至
宜其室家宜與儀通爾雅儀善也凡詩言宜其室家宜
其家人者皆謂善處其室家與家人耳傳以爲無踰時
箋以爲年時俱當似非詩義

有蕢其實傳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瑞辰按蕢
者頌之假借說文頌大首兒引伸爲凡大之稱爾雅釋
詁墳大也墳亦頌之借有蕢者狀其實之大也至說文
蕢雜香艸也乃蕢之本義耳古以華喻色以實喻德此
魏人春華秋實之喻所本

兔置

肅肅兔置傳肅肅敬也箋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
敬則是賢者衆多也瑞辰按肅宿古通用少牢饋食禮
鄭註宿讀爲肅是也肅亦訓縮爾雅詩九月肅霜毛傳肅
縮也是也肅肅蓋縮縮之假借通俗文物不申曰縮兔
置本結繩爲之言其結繩之狀則爲縮縮縮縮爲兔置

結繩之狀猶赴赴爲武夫勇武之貌也爾雅釋器絢謂之救律謂之分王觀察云爾雅繫二者於釋羅罔之後蓋羅罔之屬律當作率說文率捕鳥畢也畢田罔也今按王說是也救之言糾結也分之言紛亂也與此詩肅肅爲免冝狀義相近傳箋俱訓肅肅爲敬似非詩義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閔天秦顛于冝網之中或謂此詩卽賦閔天秦顛以冝免之人爲干城腹心則可不得以肅肅爲恭敬也

赴赴武夫傳赴赴武貌瑞辰按爾雅釋訓赴赴武也說文赴輕勁有材力也廣雅赴材也後漢書桓榮傳引作糾糾武夫段借字也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瑞辰按太平御覽引白虎通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是干城乃諸侯城名猶云宗子維城耳據何休公羊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干城當卽軒城之省左氏傳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爾雅干扞也爲毛傳所本蓋謂設城以爲扞衛因名扞城與白虎通訓干爲禦義同未嘗訓干爲盾也孔疏釋傳言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是誤以鄭義爲毛義矣

施于中逵傳達九達之道瑞辰按韓詩作中墮薛君曰中墮墮中九交之道也說文墮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

之馘从九首或作逵左氏宣十二年至于逵路釋文逵或馘字魏志武帝紀裴松之注馘古逵字見三蒼是韓詩作馘爲正字毛詩作逵乃或字也馘古音如鳩與龜疊韻故說文以似龜爲訓龜背中高而四下逵之四面交通似之逵爲馘之或體古音亦讀如仇故與九爲韻耳

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瑞辰按爾雅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中林猶云中野與上章中逵爲一類野有死麕詩林有樸橄野有死鹿株林詩說于株野說于株林皆以林與野對言林猶野也

芣苢

采采芣苢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瑞辰按釋文苢本作苢芣苢有二類逸周書王會云康民以桴苢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此木類也詩釋文引山海經衛氏傳及許慎說竝同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此草類也爲毛傳所本說文苢字註云芣苢一名馬舄其實似李食之宜子周書所說此兼採爾雅周書之說上云芣苢一名馬舄義本爾雅下云其實如李乃兼引周書說耳說文繫傳引韓詩傳云芣苢木名實如李陶注本草車前子亦引韓詩言芣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是韓詩亦以芣苢爲木與釋文引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者不同蓋爲韓詩者家各異說故耳詩所言爲草

類故毛傳本爾雅爲說名醫別錄云車前子養肺強陰益精令人有子與毛傳云宜懷妊者正合至陸璣疏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與毛傳不同孔疏謂傳言宜懷妊者卽陸璣所云治難產非也列女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皆以芣苢爲傷夫有惡疾而作劉孝標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芣苢正本韓詩芣苢一名蝦蟆衣舊謂取葉衣之可愈癩疾是則韓詩謂所采爲芣苢之葉與毛傳言宜懷妊爲車前子者不同然據詩言掇之將之皆宜指取子而言則毛傳之說當矣

薄言有之傳有藏之也瑞辰按廣雅釋詁有取也孔子弟子冉求字有正取名字相因求與有皆取也大雅瞻

卬篇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有之猶取之也傳訓有爲藏孔疏因謂有之與采之爲對所以總終始由不知有亦訓取與采同義耳

薄言將之傳將取也瑞辰按說文將取易也此將訓取之本義至朱子集傳將取其子也則以將爲乎字之段借說文乎五指乎也

薄言結之傳結執衽也薄言禰之傳扱衽曰禰瑞辰按傳義與爾雅同廣雅結謂之禰禰謂之袞與爾雅毛傳異義蓋本三家詩列女傳蔡人之妻云采采芣苢之草雖甚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禰之正訓禰爲懷廣雅疏證引管子輕重戊篇丁壯者胡丸操彈胡與禰通

糊蓋亦懷意也。

漢廣

南有喬木，傳喬上竦也。瑞辰按爾雅句如羽喬，又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槐棘醜喬，小枝上繚爲喬，義皆相通。說文喬高而曲也。从天从高省，正與毛傳上竦義合。今喬梓之喬，枝葉皆上向，與梓之垂者異，是亦取上句之義，故名其木爲喬。爾雅以下句曰杲，與上句曰喬對舉。知樛木之可以逮下，則知喬木之不能蔭下矣。釋文喬本亦作橋，喬橋古通用。故山有橋松，釋文又云橋本亦作喬。

不可休息，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

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

瑞辰

按說文休止息也，从人

依木，休或作麻。爾雅邢疏引舍人云：麻依也。是休麻本一字。爾雅釋詁：休息也。釋言：麻蔭也。麻本或作蔕。郭註：今俗呼樹蔭爲麻。淮南子精神訓：得蔕越下。高註：蔕蔭也。三輔人謂休華樹下爲蔕，是休卽麻蔭之麻。本義謂木之蔭人得爲人所依止，後乃通以休爲息耳。又按釋文：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據毛傳釋下二句云：漢上游女無求思者，讀求思爲思想之思，不以思爲語詞。則詩本以求思與休息對文，息與思同在心母，以雙聲爲韻。惠氏九經古義引樂記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子息作認。說文云：認，思之意。疑古

思息通。今按古雙聲字多通用。思之通息亦以其字之同母耳。至毛傳思辭也。自解下泳思方思。孔廣森謂寫者倒之。正義以故致疑。遂有意改爲求思者。其說是也。至韓詩息作思。正釋文所謂以意改者耳。

不可泳思。傳潛行爲泳。瑞辰按傳本爾雅釋水。郭注謂行水底。今按爾雅釋言。泳游也。游者汙之段音。說文汙浮行水上也。从水子。汙或作泗。从囚聲。又云古或以汙爲沒字。是泳訓汙。實兼浮行潛行二義。又據說文泳潛行水中也。潛涉水也。涉徒行瀟水也。是知潛行者乃徒行涉水之稱。邶風傳自剗以下爲涉。則涉水者當指剗下沒水言之。非必全沒入水也。又按邶風泳之游之承

就淺而言。則潛行爲泳。亦當指潛涉水言之。不得謂行水底也。說文潛一曰蔽也。是潛藏乃別一義。

江之永矣。傳永長也。瑞辰按方言延永長也。凡施於年

者謂之延。施於衆長謂之永。是永訓爲長之義也。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作漾。薛君章句曰。漾長也。漾正作業。說文永字註云。水長也。象水至理之長。永也。引詩江之永矣。業字註云。水長也。从水羊聲。引詩江之業矣。正兼取毛韓詩。韓作漾。乃業之借字。毛作永。亦業之假借。古讀永如業。故通用耳。爾雅永業長也。齊侯罇鐘云。業保其身。業保用享。又陳逆簋銘云。子子孫孫業保用業。猶永也。皆永業通用之證。業又借作養。夏小正時有養日。

時有養夜養亦兼也

不可方思傳方泝也瑞辰按方有四義通作舫一是併

船爾雅大夫方舟說文方併船也通俗文連舟曰舫是

也一是併木爾雅舫泝也說文泝編木以渡也孫炎云

方木置水中為泝筏是也詩釋文又引郭璞云木曰簰

異今爾雅舫泝也郭註云水中簰筏蓋簰筏散文則通水一是船之通稱爾雅舫舟

也說文舫船也今本船下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字

通作榜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今月令漁師為榜人司

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註榜船也是也一是用船以

渡說文灡以舟渡也玉篇方舟謂之灡是也蓋方本併

船之名因而併竹木亦謂之方凡船及用船以渡通謂

之方詩中言方有宜從舟訓者谷風詩方之舟之方即

為舟猶泳即為游也爾雅舫舟也泳游也兩有宜訓為

泝者此詩不可方思承江永言之故不可編竹木以渡

也

言秣其馬箋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

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瑞辰按上文言刈其楚以喻欲取

貞潔之女則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正設言取女之事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墨車從

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鄭君箴膏肓據此謂士

妻始嫁乘夫家之車是親迎必載婦車以往秣馬正載

車以往之事箋謂致禮餼非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

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小爾雅餼饋也。說文氣饋客
芻米也。或作粦亦作餼。聘禮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
惟芻禾。註禾以秣馬。是秣馬亦禮餼之一。箋云致禮餼
者義取饋芻禾以秣馬。釋文乃云牲腥爲餼。正義又分
禮爲納帛餼爲用牲。則於秣馬無涉。是又失鄭旨矣。
言刈其萋。傳萋草木之翹翹然。正義引爾雅購萋萋。郭
注以爲萋蒿。瑞辰按楚詞大招王逸注引詩言采其萋。
廣韻十九侯引詩亦作采。爾雅萋萋。郭云江東用萋魚
今人尚以爲菜。猶名萋蒿。非草中之翹翹者。似非詩人
所刈。胡承琪引王夫之詩稗疏云。萋蒿水草生於洲渚。
既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亦與楚爲黃荆莖幹可薪者異。

管子曰葦下于藿。藿下于萋。則萋爲萑葦之屬。翹然高
出而可薪者。蓋蘆類也。今按萋與蘆雙聲。同在來母。萋
當卽蘆字之叚借。王說近之。然但以爲蘆類而不知萋
卽蘆也。

汝墳

遵彼汝墳。傳墳大防也。瑞辰按爾雅釋水。汝有瀆。郭註
引詩遵彼汝瀆。水經汝水注引爾雅亦作汝有瀆。據後
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瀆水名也。是作瀆者實本韓詩。
又爾雅釋文云。瀆字林作涓。衆爾雅亦作涓。說文涓小
流也。引爾雅汝爲涓。是知爾雅古本正作涓。與過爲洵
等。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與墳大防義異。郭注引

詩汝墳爲證誤矣說文墳墓也墳字註一曰大防也是墳乃墳之假借墳通作潰方言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李巡爾雅注潰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是知水厓之潰與大防之墳爲一汝墳猶淮潰也孔疏謂彼潰從水此墳從土殊昧於通借之義伐其條枚傳枚曰條幹曰枚瑞辰按條當讀如終南詩有條有梅之條卽爾雅楸山榎也故下章又言條肄伐其條肄傳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瑞辰按說文肄習也篆文作肄訓餘者以肄爲枿之段借爾雅釋詁方言竝曰枿餘也枿卽梓之別體說文作櫛或作蘖云伐木餘也古文作不亦作梓肄與枿雙聲故枿可段借作肄

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而夏肄是屏肄亦枿之段也肄與餘亦一聲之轉故肄亦可訓餘

怒如調饑傳怒饑意也調朝也箋云怒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饑之思食瑞辰按爾雅釋言怒饑也郭註怒

然饑意說文怒饑餓也段玉裁曰饑餓當爲饑意之譌古然如字同義傳讀怒如爲怒然故以爲饑意也爾雅釋詁怒思也箋讀如爲譬如之如故以爲思說文怒字註一曰憂也憂卽思也箋義蓋本韓詩竊謂爾雅訓怒爲饑特釋此詩怒如調饑當从毛傳訓饑意爲正至小弁詩又言怒焉如擣則當訓憂若云饑意如擣則不辭矣方言暵晞灼恒痛也齊宋之間謂之暗或謂之怒又

曰怒傷也。怒，悵也。又曰：怒，思也。義竝相近。釋文：怒，本又作慙。韓詩作慙。說文：慙，憂兒。讀與怒同。方言：慙，憂也。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慙。或謂之怒。玉篇：慙，思也。愁也。或作慙。是慙，慙實一字。怒與慙亦同聲而通用。怒又通作愬。文選：洞簫賦：李善注引蒼頡篇曰：愬，憂貌。玉篇引奴的切。一切經音義十六云：慙，古文怒。愬二形是也。調釋文云：本又作朝。今按明趙靈均說文抄本及五音韻譜本引詩並蜀石經本，正作朝。饑，楊凝式韭花帖：朝饑正甚，亦作朝。惟韓詩及今說文二徐本作朝饑。朝調俱從周聲。說文：翰，旦也。從𠂔舟聲。周舟古同聲通用。周官考工記注：故書舟作周。故朝饑可

借爲調與朝也。傳云：調朝也。正謂調爲朝之假借。易林：何如且饑。義本韓詩。楚詞：天問：胡爲嗜不周而快鼃飽。鼃一作朝。以朝飽爲快，則知朝饑爲可憂矣。

魴魚頰尾，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瑞辰按韓詩薛君章句云：

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爲箋。義所本。惟說文字林竝云：魴，赤尾魚也。據爾雅：魴，郭註：江東呼魴魚爲魴。案魴，魴三字皆一聲之轉。本艸綱目云：一種火燒魴頭尾俱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赤章。今江南有魴魚，其腹下及尾皆赤，俗稱火燒魴。殆卽古之魴魚。詩人以魚尾之赤，興王室之如燬，後人遂

以火燒鰯名之乃徵說文字林之確至魚勞尾赤服虔以釋左傳如魚頰尾非此詩之義也

王室如燬傳燬火也釋文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音賀字書作焮音毀說文同一音火尾反或云楚人名曰焮齊人曰燬吳人曰焮此方俗訛語也瑞辰按韓詩外傳

引詩雖則如焮後漢書周磐傳註引韓詩薛君章句曰

焮烈火也

玉篇焮字註火也下別載烈火也一訓義本此

是韓詩作焮說文焮

火也引詩王室如焮正本韓詩爾雅釋言燬火也說文

火焮也焮火也玉篇同焮下列媿燬二字註云同上是

燬焮實一字之異體故郭璞爾雅註云燬齊人語而方

言云齊言焮廣韻亦云焮齊人云火說文正字作焮當

云或从火毀不應別出燬字段玉裁謂說文燬字應刪

亦非釋文既云燬字書作焮音毀又引或說分燬焮爲

齊吳二音誤矣方言焮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焮火也

是燬焮焮皆火音之轉七月以火與葦韻大田詩以火

與穉韻淮南子倣真訓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

與蕭艾俱死皆讀火如毀近於齊音列女傳引詩止作

毀正以音近遂消燬作毀耳莊子利害相摩生火實多

衆人禁和月固不勝火以火與摩多韻則讀近楚音矣

燬或誤作烜周官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

據說文燿下列烜字云燿或从巨則烜乃燿之重文周

官司烜實司燬之誤

父母孔邇箋云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瑞辰按列女傳以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為箋義所本韓詩外傳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引詩父母孔邇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云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後漢周磐讀汝墳卒章喟然而嘆曰夫王家政教如烈火猶觸冒而往則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故也說本韓詩竊謂二說皆似未確細繹詩意蓋幸君子從役而歸而恐其復往從役之辭首章追溯其未歸之前也二章幸其歸也三章恐其復從役也蓋王政酷烈大夫不敢告勞雖暫歸復將從役又有棄我之虞不

言憂其棄我而言父母序所謂勉之以正也言雖畏王室而遠從行役獨不念父母之甚邇乎古者遠之事君邇之事父詩所以言孔邇也

麟趾

麟之定傳定題也正義定題釋言文郭璞曰謂頌也傳或作顛釋畜的顛白顛顛亦頌也故因此而誤釋文定字書作頌音同題郭璞注爾雅頌也本作顛誤瑞辰按說文題頌也顛題一聲之轉爾雅頌題也又顛頂也說文顛頂也頂顛也定即頂之段借或傳一本作顛非誤振振公姓傳公姓公同姓集傳公姓公孫也瑞辰按姓者生也古者謂孫曰子姓玉藻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

鄭注父有凶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所謂子姓者孫也。儀禮特牲饋食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子姓者子之所生亦謂孫也。謂衆子孫。又通謂之子姓。喪大記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鄭注子姓謂衆子孫是也。至單言姓則爲子稱。小爾雅廣雅竝曰姓子也。昭四年左傳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註問其姓問有子否。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卽詩則百斯男之義。百姓猶百子也。此詩公姓猶言公子。特變文以協韻耳。公族與公姓亦同義。韋昭國語註高誘呂覽註竝曰族姓也。周官司市鄭司農註百族百姓也是其證矣。毛傳謂公族爲公同祖亦誤。公姓公族皆謂公子。故序言公子以概之耳。

毛詩傳箋通釋卷三

召南

桐城馬瑞辰學

維鵲有巢。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瑞辰按鵲卽乾鵲。今之喜鵲也。說文寫鵲也。象形。篆文從佳。昔是鵲古文作曷。篆文作離。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鄭注大射儀引作鴉鵲知來。說文鷺雉鷺山鵲知來事鳥也。是雉乾鵲三字同。鵲性喜晴。故名乾鵲。高誘淮南注乾讀如乾燥之乾。是也。鴉雉竝與乾同聲。故通用。或讀乾如乾坤之乾。故詩以喻人君失之。說文寫者知太歲之所在。所貴者。故象形。是鵲與朋鳥燕皆鳥中所貴。故取以喻人君耳。

維鳩居之傳鳩鳴鳩結鞠也鳴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瑞辰按爾雅鳴鳩鵲郭注今之布穀也然布穀四月間始有未聞有居鵲巢者今以目驗鳥雖與鵲爭巢而居然鳥非鳩屬惟焦循毛詩補箋云崔豹古今注云鳩鵲一名尸鳩嚴粲詩緝引李氏說云今乃鳩鵲也鳩鵲今之八哥李時珍本艸綱目云八哥居鵲巢毛大可亦據目驗以八哥占鵲巢斷尸鳩爲鳩鵲蓋鵲巢避歲每歲十月後遷移其空巢則鳩鵲居之今按五經異義公羊以爲鸛鵲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今以目驗鸛鵲有穴居者亦有巢居者其巢居則必居鵲之成巢蓋鸛鵲性拙不能

自爲巢也召南化行江漢則固鸛鵲所有之地故詩因以起興鳩鵲雙聲字鵲鵲亦雙聲字鵲鵲卽鳩鵲之轉聲崔豹以鳩鵲爲尸鳩正與爾雅毛傳以尸鳩爲鵲鵲合則郭注爾雅以爲布穀者誤也說文籀籍籍尸鳩也

不與鳩鵲相次則亦誤以尸鳩爲布穀耳徐敷曰按鵲于冬月作巢

至春哺穀畢飛去空其巢或爲鳩鵲鳩鵲之所居而孕乳焉然鳩鵲不踰濟且不在九種鳥之列于詩似未協

漱前在浙見鵲巢于桐樟之上至五六月其巢空而布穀乳穀于中卽其鳴聲不復似布穀惟于早夕作長嘯

如俗之所謂鵲者蓋鳩已化爲鷹矣因惡其聲而墮其巢焉目驗如此郭訓似可從

維鳩方之傳方有之也釋文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瑞

辰按廣雅方有也疏證云撫方一聲之轉方之言荒撫之言撫也爾雅撫有也郭註引詩遂撫大東今本撫作

荒毛傳荒有也是方有有義今按序言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箋云鳴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皆以居有二字立言正據詩首章維鳩居之二章維鳩方之為訓足證古義皆訓方為有傳方有之也釋文云一本無之字是也段玉裁讀方有之也四字為句謂猶云甫有之也誤矣百兩將之傳將送也瑞辰按上章傳云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是據上章百兩御之為迎此章百兩將之為送迎與送相對成文但考韓奕詩百兩彭彭承上韓侯迎止而言是第迎以百兩耳至送以百兩經傳無文雖左氏傳言反馬泉水詩言還車謂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亦未必多至百兩也竊疑詩百兩皆指迎者而

言將者奉也衛也首章往迎則曰御之二章在途則曰將之三章既至則曰成之此詩之次也樛木詩三章福履將之三章福履成之與此詩句法正同不必以將為送

采芣

于以采芣傳芣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芣菜者以豆薦芣菜瑞辰按爾雅爰粵于也又曰爰粵于於也凡詩言于以者猶言爰以粵以皆語詞箋訓為往以失之芣為白蒿爾雅芣皤蒿說文作蘇云白蒿也是也芣為白色讀若老人髮白曰皤白蒿曰芣猶白鼠謂之蹠馬之白鬣謂之繁鬣也芣

又爲凡蒿之通稱爾雅繁之醜秋爲蒿楚詞大招吳酸蒿蔓王逸註蒿繁草也是也毛傳從爾雅皤蒿之訓則不以爲凡蒿通稱矣夏小正二月榮堇采繁傳云皆豆實也與鄭箋云以豆薦繁菹正合或以采繁爲親蠶詩者誤也繁一名由胡一名繁母一名旁勃夏小正傳繁由胡由胡者繁母也繁母者旁勃也廣雅繁母旁勃也疏證云繁母發韻也旁勃雙聲也今按繁母旁勃皆極狀蒿生之盛旁勃猶蓬勃也旁勃又作彭勃太平御覽引服食經云十一月採彭勃彭勃白蒿也是也

于沼于沚傳沼池沚渚也

瑞辰

按沚又作沚爾雅小洲

曰階小階曰沚小沚曰坻楚辭九懷淹低徊兮京沚王

逸注小洲曰渚小渚曰沚詩小沚曰沚詩即沚沚即坻也玉篇沚亦作詩

被之僮僮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箋云禮記主婦髮

髻瑞辰

按周官追師鄭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

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紛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也是謂步搖者副之遺象假紛者編之遺象被與次爲一物但考廣雅云假結謂之髻髻即副也後漢書章懷注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紛是又謂副即假紛惠氏禮說謂副與編爲一物鄭不當以步搖釋副廣雅疏證云副有衡筭六珈以爲飾而編次無之其實副與編次皆取他人之髮合

已之髮以爲結則皆是假紒其說是也今按說文髮鬢二字轉相訓鬢亦作髻釋名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鬢剔也剔刑人之髮爲之也左氏哀七年傳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髻是被亦取他人之髮以爲飾被取被覆之義與副之訓覆義近則亦爲假紒但其制各有不同耳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袿女從者纁笄被以被與次對言則被非卽次可知鄭君合被次爲一誤矣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衣侈袂是大夫妻服被以祭之證至后夫人翟衣以祭首服副展衣見君首服編祿衣御序于君首服次而服被則無明文鄭箋謂於祭前祭後服之則后夫人殆以被爲常飾也少牢

饋食禮主婦被特性饋食禮主婦則纁笄而無被是被雖不在副編次之數亦首服之一非謂被之上又服副編次也戴氏震謂旣用被然後加首服誤矣又按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衣侈袂鄭注讀被裼爲髮鬢金榜禮箋曰髮鬢一物而二名無並稱髮鬢者裼衣當連下讀裼今文作緡說文緡細布特性宵衣言其名少牢緡衣言其布鄭君以被裼二字連讀改爲髮鬢失之廣雅釋訓童童盛也大雅祁祁如雲祁祁盛兒僮僮祁祁皆狀首飾之盛傳說非也

夙夜在公傳夙早也瑞辰按夙說文作夙早敬也从夙夕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又晨字注夙夕爲夙曰辰

爲晨皆同意。今按夕者夜之通稱。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夕。亦通謂之夜。夙夜爲朝暮之稱。亦爲早敬之稱。以其時天尙未旦而執事有恪。因謂之夙夜。周語曰夙夜恭也。生民箋夙之言肅也。與說文訓夙爲早敬同義。說文云持事雖夕不休。夕謂日出以前。非謂日暮。故又申之曰早敬者也。詩中言夙夜不一。有兼指朝暮言者。陟陟行役夙夜無已之類是也。有專指夙興言者。此詩夙夜在公。及他詩豈不夙夜。夙夜敬止。庶幾夙夜。我其夙夜。莫肯夙夜。皆是也。舊皆兼指朝暮言。失之。

草蟲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傳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

也。阜螽螿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物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戴震詩經補注曰阜大也。如四牡孔阜之阜。草蟲則凡小蟲草生之通語也。瑞辰按蟲與螽古通用。月令蟲螟爲害。蔡邕章句作螽螟。可證。此詩草蟲。卽爾雅草蟲之假借。非泛指草中蟲也。阮宮保學經室文集云。凡詩中有同字相竝爲韻者。卽改一假借之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今按此詩下言阜螽。上句若作草螽。則嫌其二螽相竝爲韻。故以蟲爲螽之假借。正合阮說。戴震謂泛指草中蟲。失之。據釋文引草木疏云。草螽一名負螿。大小長短如蝗而青也。正義引陸機云。奇音青色好。

在茅艸中今以目驗蓋卽順天及濟南人所稱聒聒者
詩以嘒嘒言之亦取其善鳴也至阜螽據正義引李巡
爾雅注阜螽蝗子也螽古通作蠖螽之言衆多也螽類
衆多而易長故其小者謂之阜螽阜之言長也玉篇阜
長也
如魯語助生阜之阜螽大則飛阜螽乃螽子之方長者
故止能跳躍戴氏訓阜爲大非也爾雅阜螽螽說文作
阜云阜蟄也阜卽皇字之段借爾雅又曰草螽負蟄負
古讀如丕其義爲大蓋對阜螽爲小者言之箋云草蟲
鳴阜螽躍而從之正言物之以類相從興婦人之從君
子與傳義相成也

憂心忡忡傳忡忡猶衝衝也

瑞辰

按爾雅釋訓忡忡憊

憊憂也說文忡憂也方言憊憊中也郭注中宜爲忡忡
憊怖意也方言又曰衝俶動也毛傳訓忡忡爲衝衝蓋
以忡忡爲動心之兒楚辭九歌極勞心兮憊憊王逸註
憊憊憂心貌憊一作忡是憊憊亦忡忡之異文廣雅釋
訓憊憊憂也蓋本三家詩玉篇憊憊憂也憊卽憊字之
譌

我心則降傳降下也

瑞辰

按降者夆之假借說文夆服

也正與二章我心則說傳訓爲服同義爾雅釋詁悅樂
也又曰悅服也是知夆服亦說義也今經傳夆服字通
借作降

我心則夷傳夷平也

瑞辰

按夷悅以雙聲爲義爾雅釋

言夷悅也。風雨詩云：胡不夷。那詩亦不夷。懌，毛傳並訓夷爲悅。此詩我心則夷，對上我心傷悲言，猶云我心則說也。正當訓爲悅。楚辭九懷：羨余術兮可夷。王逸注引詩我心則夷，云夷喜也。蓋本三家詩，其義當矣。至毛傳訓平者，說文：徠行平易也。蓋以夷爲徠字之段，借心平則喜，義亦相成，而未若訓悅訓喜，義尤直捷。

采蘋

于以采蘋，傳蘋大萍也。瑞辰按爾雅釋草：苹萍，其大者蘋。蘋通作贛。說文：萍，苹也。又曰：苹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贛，大萍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曰荇，菜小者曰浮萍。韓詩沉者曰蘋，浮者曰藻。藻卽浮萍，是蘋與浮

萍同類而異種。萍小而蘋大，萍無根而蘋有根。無根則浮，有根則似沉也。禮記：芼之以蘋藻。左傳：蘋蘩蕪藻之菜。呂氏春秋：菜之美者，崑崙之蘋。皆言蘋不言萍。蓋惟蘋可以芼羹，先儒或以蘋爲浮萍矣之。

于以采藻，傳藻聚藻也。

瑞辰

按說文引詩藻作藻，據儀

禮註，今文繅作藻。又周官鄭司農註：繅讀爲藻，率之藻是藻。藻古今字。陸機疏：藻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今按聚藻蓋狀其叢生之貌，卽左傳之蘓藻。杜註：蘓藻聚藻也。說文：蘓，積也。積亦聚也。左傳：蘓藻與蘋蘩對言。蓋以蘓與藻爲一，猶筐與筥，錡與釜，皆爲一也。但析言

則蘊與藻有別。統言則皆謂之藻。故詩但言藻而傳以聚藻釋之。聚藻取叢聚之義。蓋卽陸疏所云葉如蓬蒿者也。陸機疏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失之。又按釋艸著牛藻。說文亦曰著牛藻也。段玉裁疑左傳蘊藻卽著字。今按春秋繁露曰君者溫也。是著與蘊古音近。通用之證。顏氏家訓書證篇亦以牛藻卽陸機疏所云聚藻。又引郭注三倉云蘊藻之類也。是著藻蘊藻聚藻牛藻異名而同實。

于彼行潦。傳行潦流潦也。瑞辰按行者汙字之消借。說文汙溝行水也。廣韻同。汙消作行。猶蒞菜之蒞。今亦消作苻也。左傳潢汙行潦之水。服虔注畜小水謂之潢水。

不流謂之汙。今按行潦對潢汙言。溝水之流曰汙。雨水

之大曰潦。

說文潦雨大水兒

行與潦爲一。猶潢與汙爲一。四字

竝舉。與上文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句法正相類。蓋失其義久矣。毛傳以流潦釋行潦。已誤。合行潦爲一。然傳以流釋行。非以道釋行。正義云行者道也。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於流潦上妄增道路字。則又失傳指矣。

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

瑞辰

按筐筥對文則異。散

文則通。故說文又訓筐爲筥。筐。說文作匡。云匡飯器也。筥也。或作筐。筥者籐之假借。郭璞方言註籐古筥字。說文方曰筐。圓曰籐。呂氏春秋註圓底曰籐。方底曰筐。義

與毛傳同月合作籩筐亦簾之假借字

于以湘之傳湘亨也瑞辰按湘韓詩作醴漢書郊祀志

醴亨上帝鬼神顏師古註引韓詩于以醴之云醴亨也

醴通作觴太元竈首次五鼎大可觴司馬光曰觴當作

醴音商煑也廣雅云醴飪也說文無醴有醴云醴煑也

玉篇云醴與醴同又醴字注云亦作醴今按薛氏鐘鼎

欵識載師望彛銘曰師望作醴彛是醴醴彛皆一字之

異文毛公以湘為醴之假借故訓為亨三家詩多以本

字易經文故韓詩直作醴

維錡及釜傳錡釜屬有足曰錡瑞辰按方言鍤江淮陳

楚之間謂之錡鍤即釜也方言又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鍤說文

江淮之間謂釜曰錡是釜與錡亦對文異散文通耳廣

雅錡釜也疏證引詩傳有足曰錡云錡之言錡也爾雅

蠪蚰長錡郭註蠪蚰長脚者正合詩有足之義今按方

言錡字郭註云或曰三足釜也音技說文錡从奇聲與

鬲部敲字同魯綺切敲三足鍤也是錡即敲敲之言歧

也小雅大東詩歧彼織女傳歧隅貌孔疏織女三星歧

然如隅義與錡敲竝同錡蓋兼取三足傾側之義三足

正奇數也又按說文黼鍤屬也釜即黼之或體

宗室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王肅云牖下即奧

瑞辰按古者宮室之制戶東而牖西至奧則在室中西

南隅孔疏云古未有以奧為牖下者以難王肅是已至

箋以牖下爲戶牖間之前祭則又誤以牖下爲牖間亦似未確今按古者牖一名鄉取鄉明之義其制向上取明與後世之窗稍異牖下對上而言非橫視之爲上下也古者祭祀先祖未必設奠於牖下惟蔡邕獨斷言祀中霤之禮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則奠於牖下蓋祀中霤之禮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象中霤故祀中霤必於牖下禮記言家主中霤故教成之祭必於牖下祀中霤耳又按潛夫論班祿篇曰背宗族而采蘋怨采蘋當爲采蘋之譌蓋三家詩或因詩有宗室牖下一語遂以爲背宗族而作也

有齊季女傳齊敬也瑞辰按齊者齋之消借說文齋材也廣雅齋好也玉篇引詩有齊季女音阻皆子奚二切廣韻齋又音齊云好貌三家詩蓋作有齋以狀季女之好貌故玉篇引之左傳晉君謂齊女爲少齊蓋亦取齋好之義古文消借作齊毛公遂以敬釋之耳左氏傳穆叔說此詩季蘭尸之季蘭蓋當時女子之美稱猶云季姜季姬非實有所指

甘棠

序甘棠美召伯也箋召伯姬姓釋文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

據瑞辰按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此蓋士安所本但
據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里志云薊故燕國是
召公封薊卽爲燕此正召公爲黃帝後非文王子之證
蔽芾甘棠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集傳蔽芾盛貌瑞辰
按蔽芾二字疊韻說文蔽蔽小草也蔽與爾聲近廣雅
爾小也爾雅釋言芾小也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
也蔽芾皆有小義故毛傳以小貌釋之但甘棠爲召伯
所舍則不得爲小風俗通引傳云送逸禽之超大沛草
木之蔽茂芾古作朮說文朮艸木盛朮朮然廣雅芾芾
茂也蔽芾正宜從集傳訓爲盛貌小雅蔽芾其樛義亦
同韓詩外傳引詩蔽芾甘棠張遷碑作蔽沛並聲近而

義同又市與葭音義亦相近說文葭艸葉多亦盛也爾
雅杜甘棠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蓋對文則杜與棠異散
文則甘棠赤棠皆謂之杜說文杜曰棠牝曰杜今按草
木惟牝者有實其牡者則不實今之海棠華而不實卽
說文杜曰棠也有一種結實而小味澀且酢俗名海棠
果又名花紅者卽古之赤棠也其實大而味甘有似蘋
婆果者則甘棠也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
朱彛尊云疑今之蘋婆果卽詩甘棠俗呼沙果卽沙棠
召伯所芾傳芾草舍也瑞辰按說文芾艸根也毛詩作
芾者芾之借說文芾舍也引詩召伯所芾蓋本三家詩
釋文引說文芾草舍也胡承珙曰有草字爲是草舍謂

之茂草行謂之跋其義一也

勿剪勿敗瑞辰按說文伐一曰敗也亦斫也廣雅伐敗

也是勿敗猶勿伐耳說文敗毀也孟子毀傷其薪木敗

又通退說文退數也引周書我興受其退今微子作敗

召伯所憇傳憇息也釋文憇本又作揭瑞辰按說文無

憇字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憇說文作憇憇息也是知

憇卽憇之俗體詩汔可小憇不尙憇兮傳曰憇息也憇

卽憇也釋文言本作揭者憇字之誤

勿翦勿拜箋云拜之言拔也瑞辰按廣韻引詩勿翦勿

扒云扒拔也亦作拜拜與八雙聲扒通作拜猶澎湃通

作澎湃也廣雅玉篇竝云扒擘也擘義爲分亦爲擊與

首章勿伐亦同義作扒者蓋三家詩鄭君知拜卽扒之
假借故箋以拔釋之施士句直訓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失之又按據施士丐云毛註拜猶伐非也則施所見毛
傳有拜猶伐也四字今本脫去

行露

厭浥行露傳厭浥濕意也箋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

二月中嫁取時也瑞辰按厭浥卽湑浥之假借說文湑

幽溼也徐鍇傳云今人多言湑湑也湑湑當說文又曰

湑溼也廣雅湑湑溼也湑湑二字雙聲湑與厭亦雙聲

湑湑通作厭浥猶愔愔通作厭厭也小戎詩厭厭良人

韓詩俱作愔愔鄭風野有蔓草以零露爲幸此詩以行露爲畏

可以見風俗貞淫之異

謂行多露瑞辰按謂疑畏之假借凡詩上言豈不豈敢者下句多言畏大車詩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出車詩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豈不懷歸畏此反覆歸蠻詩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豈敢憚行畏不能極又左傳引逸詩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與此詩句法相類釋名謂猶謂也言得勅不自安謂謂然也謂謂即畏畏耳說文咄相謂也相謂即相驚畏之詞謂行多露正言畏行道之多露耳僖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註言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懼釋謂似亦訓謂為畏何以速我獄傳速召也瑞辰按爾雅釋詁說文竝云速

疾也說文速籀从敕作邈古文从敕从言作警速本疾速之義促之使疾來故又引申為召其字从敕與言皆所以召也

羔羊

素絲五紵傳純數也二章五絨傳絨縫也三章五總傳總數也孔疏此言純數下言總數謂紵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為數又曰五絨既為縫則五紵五總亦為縫也瑞辰按三章羔羊之縫釋文縫符龍反謂縫之也二章五絨傳絨縫也則五紵五總亦縫裘所用首章五紵三章五總傳訓為數則五絨亦宜為數乃傳以數釋紵總以縫釋絨者互文以見義也後漢書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曰。純數名也。廣雅純數也。玉篇廣韻竝曰。純絲數也。純之爲數無考。埤雅云。以類反之。絨寡於總。純蓋宜寡於絨。廣雅疏證。據春秋陳公子佗字五父。以證佗爲五數。今按佗字五父。蓋取詩五純爲義。非必純卽五數也。釋文純作它。云本又作佗。佗卽古他字。他者彼之稱也。此之別也。由此及彼。則其數爲二。管子輕重甲篇。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他。他一本作倍。墨子經篇云。倍爲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之死矢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雅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猶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純通他。蓋二絲之數。又按說文無純字。纏字注。粗緒也。據廣韻云。縉似布俗作純。則纏卽素絲。

五純之純。純爲緒之粗者。故以爲二絲之名耳。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纓。總卽纓字之轉。則絨爲二十絲之數。總爲八十絲之數也。絨說文作黻。玉篇云。絨或作鞞。總通作纓。爾風九罭釋文。纓字又作總。漢書王莽傳。孟康注。纓八十縷也。又作纓。玉篇纓數也。又作纓。東門之枌詩。越以醜邁。箋。醜總也。又作纓。說文又作宗。賈公彥曰。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纓字之借。纓布八十縷也。其數與絲之名總者正同。

退食自公。傳公公門也。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公直順於事也。朱子集傳。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瑞辰 按寶應劉履恂據春秋襄二十八年左傳公膳日
雙雞杜注卿大夫之膳食釋為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以退食自公謂自公食而退較集傳以退食為退朝而
食於家為善古者卿大夫有二朝魯語所云合官職於
外朝合家事於內朝也其在公各有治事之朝勤於治
事不遑家食則有公饌可食詩言退食自公正著其盡
心奉公緇衣詩還而授餐欲其還食於家所以見君之
優賢此詩退食自公有不遑家食之意所以明臣之急
公也至箋以退食為減膳則孫毓已駁之矣

委蛇委蛇傳委蛇行可從跡也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
貌瑞辰按委蛇二字疊韻毛公以為行有常度故云行

可從跡從跡即蹤跡也徐行者必紆曲君子偕老詩傳
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跡也義與此傳合故箋申之以委
曲自得之貌韓詩以為公正貌非也曲與衰同義故衰
貌亦謂之委蛇委蛇韓詩作逶迤說文迤衰行也又云
逶迤衰去兒廣雅委蛇窳衰也是也委蛇本人行衰曲
之貌因而蛇行紆曲亦謂之委蛇戰國策蘇秦嫂蛇行
蒲伏莊子養鳥者食之以委蛇是也物形盤曲亦謂之
委蛇楚詞遠遊元螭蟲象竝出進兮形繆虬而逶蛇是
也路之紆曲亦謂之委蛇淮南子秦族篇河以逶蛇故
能遠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是也旗之舒卷亦謂之
委蛇楚詞離騷經載雲旗之委蛇是也聲之訕曲亦謂

三言作金多通形卷三
之委蛇。張衡西京賦：聲清暢而透蛇，是也。曲之義轉爲長。故委蛇又爲長貌。楚詞：王逸注：委蛇，長也。又文選：南都賦注：委蛇，長貌也。是也。委曲者，易順從，故委蛇又爲順貌。莊子釋文：委蛇，至順之貌，是也。徐行有度，則必美。故委蛇又有美義。爾雅：委佗，佗，美也。韓詩：委蛇，德之美貌也。說文：魏好視也。爾雅釋文：委，諸儒本竝作禕，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釋詁：禕，美也。是也。委音近爲，故字或从爲。說文：透，或作蝟。又漢陰逢盛碑：作邁迤，是也。遺，从貴聲，與委音近。故委又通遺。莊子：田子方注：遺蛇，其步是也。蛇，古通作它。後漢儒林傳：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是也。又通作佗。後漢任光等傳贊：委佗還旅。

是也。古从它者多與也。通。故蛇或作迤。見韓詩，或作虵。見釋文。又或借作施。莊子：天運乃至委蛇。釋文：蛇本作施，是也。又或作跽。易林：大壯之鼎云：長尾踈跽，是也。隋古讀如它。故蛇或作隋。又作隨。說文：委，委，隋也。漢唐扶頌：在朝透隨。劉熊碑：卷舒委隨。衡方碑：禕，隋在公，是也。蛇，歛音讀如夷。故委蛇又作倭遲。又作威夷。四牡詩：周道倭遲。韓詩作威夷，是也。遲，夷古同聲。倭，郁亦一聲之轉。故倭遲。漢書又引詩作郁夷。委音近猗。迤音同移。故委迤又作猗移。莊子：應帝王篇：吾與之虛而委蛇。列子：黃帝篇：作猗移，是也。委蛇之聲轉爲委維。山海經：蒼梧之野有委維。郭注：卽委蛇，是也。又轉爲延維。山海經有。

神名延維郭注作委蛇是也又轉為媮媮方言媮美也
郭注媮言媮媮也是也列子稚齒媮媮義亦同又轉為
靡迤玉藻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鄭注移之言靡迤
也靡迤又為夷靡文選射雉賦或乃崇墳夷靡是也又
為迤囀文選洞簫賦倚囀迤囀是也古書凡重讀者每
於各字下疊小二故此詩舊本蓋作委委蛇蛇或遂讀
為委委蛇蛇釋文云沈重讀作委委蛇蛇是也爾雅委
委佗佗美也釋文云韓詩作委委他他諸儒本並作禕
顧舍人引詩禕禕它它今按說文有禕無禕禕即禕也
又作禕禕禕禕說文引爾雅禕禕禕禕即委委佗佗之
異文潛夫論救邊有云洞洞潰潰又即禕禕禕禕傳寫

之異耳

羔羊之革傳革猶皮也瑞辰按革高古同音革當為禕

之同音假借說文禕裘裏也从裘高聲讀如擊禕讀若
擊猶革讀若棘也玉篇禕裘裏也或作禕古者裘皆表
其毛而為之裏以附於革謂之禕詩羔羊之皮素絲五
紕皮言其表也羔羊之革素絲五紕革言其裏也羔羊
之縫素絲五總合言其表與裏也革即禕之假借毛傳
謂革猶皮失之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傳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
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箋云召南大夫以王命

施號令於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瑞辰按文選景福殿賦李善註引毛傳礮雷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雷聲曰礮廣雅礮聲也殷即礮之消借重言之則曰殷殷長門賦雷殷殷而響起亦作隱隱易林雷車不藏隱隱西行隱隱即殷殷也埤蒼礮大聲也箋以殷殷發聲喻召南大夫之施號令於四方蓋亦以殷爲大聲至雲漢傳隆隆而雷非雷雨也箋云雷雨之聲尙殷殷然以殷殷與隆隆對言則讀殷如隱微之隱與此箋義微異又按傳言雷驚百里蓋以雷聲之近而可聞興君子之遠而難見又云山出雲雨以潤天下蓋以雷有聲則雲雨興以雷雨之相連興夫婦之相依與谷風

傳云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則繼嗣生取興正同故下接言何斯違斯違斯者違此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也又雷發聲收聲有定時故詩取以喻君子之信厚箋謂喻大夫以王命施號令非詩義也

何斯違斯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也瑞辰按爾雅釋詁違遠也邢疏引詩何斯違斯蓋以雷聲之近興君子之遠此耳說文違離也離去遠義竝相近

莫敢或違傳違暇也箋無敢或閒暇時閱其勤勞瑞辰按或有古通用小爾雅廣雅竝曰或有也莫敢或違即莫敢有違箋言無敢或閒暇時即無敢有閒暇也三章

莫或遑處莫或亦謂莫有

莫或遑處傳處居也瑞辰按處與処同江有汜毛傳處

止也說文尻処也処止也从又几几得几而止也从

虎聲作處廣雅処止也節氣中有處暑即止暑也遑處

猶遑息耳

標有梅

標有梅傳標落也瑞辰按標或作菓見漢書食貨志注

又作孛趙岐孟子注引詩孛有梅釋文引丁公著云韓

詩今按孛當作爰說文爰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標

有梅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野有餓莩孛及莩皆爰之

異文韓詩作孛者為正字毛詩作標或作菓者皆爰之

假借毛傳訓標為落義與韓詩正同王伯厚難韓詩莩

是零落標是擊之使落殊昧於古文通借之義

頃筐暨之傳暨取也瑞辰按暨者概之假借玉篇引詩

頃筐概之蓋本三家詩廣雅概取也概亦消作既左氏

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既亦取也說文訓概為滌引詩

概之釜鬻又訓既為小食皆不為取說文乞作气音氣

後變作乞訓為乞取據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乞謂行

句也則乞字蒼頡篇已有之气乞寔一字概既皆當為

乞之聲近假借故得訓取气之通作概猶氣之通作既

也

迨其謂之傳謂之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

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瑞辰按此傳義本周官媒氏仲春令會男女以謂之爲會之之假借上云謂之不待備禮下卽云會而行之者正以會而行之釋經文謂之也謂與彙同从胃聲周易拔茅茹以其彙鄭云勤也以彙爲謂之假借王云類也以彙爲會之假借又爾雅釋木樸抱者謂謂釋文引舍人本謂作彙知彙之可段作謂又可段作會則知謂之可段作會正義云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失傳惜矣至此箋訓謂爲勤謂有勤望之憂不若傳義爲允又

誤讀傳會而行之者連上不待禮爲句

小星

嘒彼小星傳嘒微貌瑞辰按嘒之言慧也方言慧僚意精明也嘒蓋狀星之明貌雲漢詩有嘒其星同義傳于此曰微貌于彼曰衆星貌不免望文生義

寔命不同傳寔是也釋文寔韓詩作實云有也瑞辰按說文寔正也實富也實無是訓爾雅寔是也韓奕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寔實同聲是詩中凡作寔者皆正字作實者皆假借字類弁箋云實猶是也亦以實爲寔之假借故卽以是釋之是者語詞韓詩作實訓有者有亦語詞

抱衾與裯傳裯禪被也箋云裯牀帳也瑞辰按裯蓋祇裯也方言汗襦自關而西或謂之祇裯說文祇裯短衣又曰裯衣袂祇裯是汗濡一名祇裯又單稱裯宋玉九辨被荷裯之晏晏兮王逸注裯祇裯也是也祇裯又名襜褕又名禪襦方言汗濡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褕或謂之禪襦是也祇裯爲褻衣故漢書武安侯恬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後漢書羊續傳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祇裯鹽麥數斛而已正以衾與祇裯並舉竊謂此詩以裯與衾並舉卽祇裯耳古者夫人御于君有易燕服之禮則賤妾亦當易服裯爲褻衣故與衾同抱傳旣訓衾爲被不宜又以裯爲禪被禪被或爲禪襦之譌卽祇裯之

一名也至爾雅釋訓幬謂之帳說文幬禪帳也裯音通幬裯帳以雙聲爲義與惆悵譎張同義據鄭志答張逸以抱帳爲漢制似不若以裯爲祇裯耳

江有汜

江有汜傳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太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瑞辰按水決復入爲汜者正興媵之始見棄而終見收也二章江有渚傳曰水岐成渚亦喻始分而終合蓋江遇渚則分過渚復合也三章江有沱傳沱江之別者按沱自江水溢出終復合流於江其取興亦同箋以汜取興並流而以渚爲喻媵留失之

不我過瑞辰按此與前二章異議前章不我以不我與言其始不以我備數也此章不我過言嫡既悔之後終不我棄正承上其後言之故但曰其嘯也歌不更言其後矣大元差曰過小善不克范望註過去也淮南主術訓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高註絕猶過也廣雅渡去也過渡也過本有去絕之訓凡訓去訓絕者通謂之過考槃詩永矢弗過卽永矢弗去也此章不我過卽不我去不我絕也毛鄭均不解過字凡嫡無親過媵家之禮集傳謂不過我而與俱蓋誤以不我過爲與前二章同一意也

其嘯也歌箋嘯蹙口而出聲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瑞辰上二章其後也悔其後也處皆指嫡言此章其嘯也歌則當爲媵自指謂其感德而嘯歌也說文嘯吹聲也以歎爲嘯之籀文欠部又有歎字大徐本作吟也引詩其歎也歌嘯歎二字經典通用而其本字則音同而義別嘯者吹聲悲聲也中谷有蕓篇條其歎矣白華篇歎歌傷懷其字皆當作嘯經作歎者段借也歎者吟也與說文歎字訓吟謂情有所欲吟歎而歌同義樂聲也此詩其嘯也歌當從說文引作歎毛詩作嘯者亦段借也箋以嘯爲蹙口出聲又以指嫡失其義矣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麇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麇肉爲禮而來瑞辰按說文旅字註云禮麗皮納聘皮蓋鹿皮又慶字注行賀人从心从夂吉禮以鹿皮爲贄故从鹿省白虎通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又曰離皮者兩皮也此詩野有死麇野有死鹿蓋取納徵用麇皮之義說文麇麇也李善文選注云今江東人呼鹿爲麇詩兼言麇鹿者麇亦鹿之屬用其皮非用其肉詩但言死麇死鹿者猶詩虎韞魚服皆用其皮但省言虎魚也顧虞東學詩曰執皮者必攝之故以包束爲言傳箋

竝以麇鹿爲用其肉似失其義

吉士誘之傳誘道也箋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瑞辰按呂

記曰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

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始誤以爲挑誘之誘

胡承珙曰衡門序誘僖公也正義謂在前道之況戴禮

立言有誘賢之文論語有善誘之語呂記駁歐陽甚正

今按說文以誘爲羸字之或體又曰羸古文作羸又曰

羸進善也爾雅釋詁誘進也及此詩毛傳誘道也皆以

誘爲羸字之假借其義本爲進善誘字又假借作牖大

雅版之篇曰天之牖民傳牖道也牖卽誘也此傳訓誘

爲道箋以使媒人道成之嫌於吉士自相道誘可謂善

申傳義歐陽以挑誘釋之誤矣

林有樸檄傳樸檄小木也瑞辰按樸檄二字疊韻爾雅

檄樸心卽詩樸檄正義引爾雅正作樸檄釋名心織也

樸檄爲小貌心亦小義故傳以小木釋之或疑小卽心

字之譌失之樸檄之轉爲扶蘇故鄭風山有扶蘇傳曰

扶蘇扶胥小木也又按林有樸檄與野有死鹿相對成

文毛傳樸檄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似本分爲二義

歐陽詩本義謂林有樸檄猶可用以爲薪胡承琪曰詩

於昏禮每言析薪古者昏禮或本有薪芻之饋耳蓋芻

以秣馬薪以供炬士昏禮執燭前馬古燭卽以薪爲之

也鄭箋始以樸檄之中爲野有死鹿之所在與傳異義

孔疏合傳箋爲一失之

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純讀如屯釋文引沈重

曰純讀屯徒尊反聚也瑞辰按純屯古通用竹書紀年

韓趙遷晉桓公于屯留卽左傳襄十六年執孫蒯之純

留也戰國策秦策錦繡千純高誘註純音屯東也穆天

子傳錦組百純郭璞註純正端名也純束二字同義純

亦束也周官媒氏純帛無過五兩與雜記納幣一束束

五兩義合純帛卽束帛鄭註周官讀純爲緇失之純又

通作菴莊子齊物論釋文菴東也據說文桐柰束也齊

語稱載而歸韋注桐柰也純屯皆稱之假借桐之借作

純與屯猶困之通作圃也桐又借作廩哀二年左傳羅

無勇麋之杜註麋束縛也麋亦稠也故訓為束

舒而脫脫兮傳脫脫舒遲也箋貞女欲吉士以禮來脫

脫然舒也瑞辰按方言說文廣雅並曰婉好也玉篇云

婉好貌脫脫即婉婉之段借而當作女字解謂吉士也

脫脫狀吉士之好兒也舒語詞說文余詞之舒也故舒

亦為語詞此詩舒而脫脫兮與陳風月出篇舒窈窕兮

舒優受兮舒天紹兮三舒兮皆語詞脫脫及窈窕優受

天紹皆好兒非舒兒此傳彼箋均訓為舒遲失其義矣

小雅小弁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即言不究之猶上文如

或疇之即言如疇之也箋及正義訓為安舒失之大雅

常武王舒保作即言王保作謂安行也舒亦語詞若以

舒為緩與下句匪紹箋訓為緩不相貫矣舍古音讀同

舒亦通用孟子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承上許子何

不為陶冶舍亦語詞不為義言何不自為冶皆取諸其

宮中而取之也趙注訓舍為止失之又按爾雅虛間也

間即語詞虛即舒之段借猶北風其虛其邪段虛為舒

徐之舒也

無感我帨兮傳帨佩巾也瑞辰按說文帥佩巾也帥或

从兌作帨是帥帨為一字帥通作率故左傳藻率鞞鞞

服注率為刷巾刷巾即佩巾率即帥之借也古以佩巾

為帨內則左佩紛帨是也亦以縞為帨東山詩親結其

縞毛傳縞婦人之褱又引士昏禮施衿結帨爾雅婦人

之褱謂之縹孫炎註褱帨巾也是也內則女子生設帨于門右及此詩無感我帨帨皆為縹因其為女子出嫁時所結故重言之非佩巾也縹為婦人之褱褱即蔽膝一名大巾故又通名帨說詳東山詩

無使龙也吠傳龙狗也正義龙狗釋畜文瑞辰按說文

龙犬之多毛者穆天子傳天子有龙狗郭註龙龙茸謂猛狗或曰龙亦狗名今按周官犬人疏云犬有三種一曰田犬二曰吠犬三曰食犬吠犬即守犬龙蓋田犬吠犬之通名穆天子傳天子有龙狗謂田犬此詩無使龙也吠謂守犬蓋凡毛之龙茸者通可謂之龙耳

何彼禮矣

何彼禮矣傳禮猶戎戎也瑞辰按說文禮衣厚兒又醴

酒厚也濃露之厚也玉篇農厚也从農者多有厚意厚與盛義近戎戎即盛貌也韓詩作戎戎即戎字之消戎又通茸左傳狐裘龙茸即詩狐裘蒙戎可證說文無戎字惟曰茸草茸茸兒戎戎即茸茸也籀文茸作茸說文又曰芮芮艸生兒段玉裁曰芮芮與戎戎雙聲柔細之狀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瑞辰按詩中凡叠句言為某之某者皆指一人言未有分指兩人者如碩人詩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言莊姜也韓奕詩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言韓姑也。閼宮詩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言僖公也。正與此詩句法相類。不應此詩獨以平王之孫指王姬。齊侯之子爲齊侯子娶王姬也。且首章王姬之車箋訓之爲往則與上文唐棣之華之字異讀。又以王姬往車爲不詞故增飾經文謂王姬往乘車非詩義也。二章傳云王姬適齊侯之子三章正義又云齊侯之子求平王之孫於經文外增一適字求字亦非詩義。惟儀禮疏引鄭君箴膏肓曰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謂此詩爲齊侯嫁女之詩則詩所云齊侯之子謂齊侯之女子猶碩人詩齊侯之子韓奕詩蹶父之子皆謂女子也。詩所云平王之孫乃平王之外孫言平王之外孫則

於詩句不類故消而言之曰孫猶閼宮詩周公之孫不言曾孫而但言孫也。詩二句皆指齊侯女子言於經文正合惟齊侯嫁女之詩不應附于召南竊謂平王傳旣訓爲平正之王則齊侯亦當訓爲齊一之侯猶易康侯乏指諸侯言也。

維絲伊緡傳伊維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爲之綸則是善釣也。瑞辰按維惟古通用玉篇惟爲也箋釋詩其釣維何云何以爲之乎又云以絲爲之綸正以爲釋伊字蓋伊爲語詞之維亦讀同訓爲之惟若云維絲維緡則不辭矣說文緡釣絲繫也又曰畏所以釣也緡與畏蓋聲近而義同。

騶虞

彼茁者葭傳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瑞辰按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孔疏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邵晉涵曰火田當在十月春秋桓二年二月焚咸邱杜註火田也譏盡物故書是周正二月且不得火田而孔疏謂仲春猶得火田誤矣今按此詩茁葭茁蓬正以見春田草木方盛不以火田之義穆天子傳天子射鳥有獸在葭中七萃之士高賁戎擒之以見天子是葭亦藏獸之區詩言葭蓬皆謂貍從所藏耳

首章壹發五豝傳豝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

箋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二章壹發五縱傳一歲曰縱箋云豝生三曰縱瑞辰

按爾雅釋獸豝生三縱二師一特牝豝傳之訓豝箋之訓縱均本爾雅傳訓縱為異說文豝牝豝也一曰二歲能把孥也縱生六月豚一曰一歲縱尚崇聚也二說兼載周官大司馬鄭司農註一歲為縱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廣雅獸一歲為縱二歲為豝三歲為肩四歲為特是皆以縱豝為凡獸大小之異名今按爾雅豝生三縱二師一特繼之以所寢櫓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櫓則知爾雅所言皆畜豝故人得以檻蓐畜之又按爾雅釋畜馬八尺為馱牛七尺為特羊六尺

爲臧。豨五尺爲豨。狗四尺爲齧。雞三尺爲鷦。總題之曰六畜。其前則分釋馬牛羊狗雞。而題之曰馬屬。牛屬。羊屬。狗屬。雞屬。不應獨闕兔屬。釋獸。豕子豬。獭。獾。豸。幼。奏者。豨。豕。生。三。豨。二。師。一。特。所。寢。檜。四。獮。皆。白。豨。其。跡。刻。絕。有。力。豨。牝。豨。共。三。十。五。字。與。釋。畜。狗。屬。文。法。相。似。周。中。孚。疑。爲。釋。畜。之。錯。簡。是。也。則。爾。雅。所。言。信。畜。豕。矣。鄭。司。農。一。歲。曰。豨。等。語。以。釋。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則。知。所。言。者。必。田。豕。也。蓋。畜。豕。以。生。數。牝。牡。異。名。田。豕。之。生。數。不。可。知。則。以。大。小。年。數。異。名。故。周。官。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豨。風。言。私。其。豨。獻。豨。于。公。皆。以。小。大。爲。辨。足。徵。田。獵。所。獲。不。計。生。數。之。多。寡。矣。此。詩。五。豨。五。豨。皆。田。

獵獲獸。正當據鄭司農說文廣雅。一歲曰豨。二歲曰豨。之說釋之。又按壹。一古通用。朱武曹以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檀弓。余一不知夫喪之踊也。及詩政事。一埤益我等。壹一字皆爲詞助發端之語。其說最精。因悟此詩壹發五豨。壹發五豨。二壹字皆發語詞。故毛傳云。虞人翼五豨。以待公之發。但釋發五豨三字。不另釋經文壹字。猶小雅壹醉日富。毛傳但曰醉而日富矣。亦不釋經文壹字。皆以壹爲語詞也。賈誼新書及鄭箋已誤以壹發爲一發矢。後人不善讀毛傳。因謂五豨僅止一發。又或以壹發爲四矢。或以壹發爲十二矢。或謂一豨負矢。其羣皆奔。故壹發而五豨齊見。皆於經義不合。失之。

鑿矣。

吁嗟乎騶虞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三家詩皆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賈子新書又分騶虞爲二以騶爲文王之囿虞爲囿之司獸瑞辰按此詩吁嗟乎騶虞與吁嗟麟兮句法相似麟既爲獸則騶虞亦獸可知周官鐘師賈疏引五經異義載古毛詩說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嘆之皆獸名其說是也歐陽修謂毛詩未出之前未有以騶虞爲獸名者今按古書言騶虞者凡四皆在毛詩未出以前山海經海內北經林氏國有珍獸犬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吾虞古同音漢書

吾邱壽王說苑作虞邱可證五經異義引古山海經騶書云騶虞獸名劉芳詩義疏亦作騶吾是知騶吾卽騶虞其證一也山海經騶吾郭璞注引六韜云紂囚文王閔天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其證二也周書王會云央林會耳會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據漢書武帝時獲異獸騶牙以騶牙爲騶虞則知會耳卽騶牙之譌會騶聲近耳牙形近耳卽牙也牙卽吾也吾卽虞也據鄭志答張逸問曰白虎黑文周書王會云今王會無白虎黑文字是知古本周書若虎原作白虎下有黑文二字後脫去黑文又譌白虎爲若虎而會耳之卽騶虞得此益信其證三也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

取怪獸大不避虎豹間尾倍其身名曰虞鄭注虞騶虞也其證四也孰謂毛詩未出以前無以騶虞爲獸名者邪嚴粲又以爾雅不載騶虞爲疑今按騶虞白虎黑文亦通名白虎以爲玉飾字作琥周官以玉作六器云以白琥禮西方晉中興書云白琥尾參倍其身孫氏符瑞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色黑文名騶虞尾倍其身故開元禮避諱云禮西方以騶虞是也哀十四年左傳服虔註云思睿信立白虎擾與毛傳言有至信之德合皆白虎卽騶虞之證則知爾雅所云魋白虎卽騶虞耳魋說文作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應信說文虞騶虞也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仁獸也食自死之肉說本毛傳而仁獸與

義獸異然毛傳不食生物正見其仁吳薛琮騶虞頌云婉婉白虎優仁是崇正與說文騶虞爲仁獸合惟山海經旣云孟山有白虎又云林氏國有騶吾郭璞作騶吾白虎二讚似不得合爲一然騶虞要亦白虎屬耳至毛傳說文皆云白虎黑文山海經則云五采畢具蓋先儒傳聞各異其言尾長於身則同廣雅又以騶吾爲馬屬此後人以騶吾日行千里因以名其馬非以騶吾本爲馬也

學古堂藏版

三言作冬文和卷二

